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九

武進 趙懷玉

墓誌銘

誥授榮祿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左侍郎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躍雲字服先號青垣明洪武中有名真者自鳳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曾祖演康熙癸酉舉人祖機請生竝以文定公貴贈封光祿大夫考綸文淵閣大學士 贈太子太傅諡文定公其仲子也幼力學耐勞苦文定公官翰林未改寒素公在北地常以棉衣一襲禦冬乾隆丙子中順天舉人丙戌會試後已預大挑諸城劉文正公主其事謂同列曰此吾門生也才素長宜留之爲詞館用榜發果獲雋故事

廷試前十本例拆彌封進呈至是奉

旨朕於殿試亦宜暗中摸索以昭公正公名本第七改第三
上喜曰此劉綸子文理固優不意朕竟得之文定公直 樞
庭常居海澱家事一以委公日策騎往來或至不遑暇食庚
寅與山東試文定公亦主試順天父子一時操文衡鄉黨以
爲華癸巳二月文定公患頤癰方在告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

溫諭云使劉綸歡喜可望速痊也六月文定公薨於位服除
仍供職翰林戊戌分校禮闈升右贊善轉左巳亥主順天武
鄉試遷侍讀庚子扈

蹕南巡中途有欲以金爲饋避之使不得見曰吾父以廉介

受

主知不敢改家風也是歲歷遷左右庶子及侍讀學士癸卯授少詹事甲辰授詹事

特旨充經筵講官三品官得此職者前惟故詹事張公鵬种蓋異數也旋視江西學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既之官公慎自持不與地方一事及滿囊囊蕭然江西爲之謠曰公相之家大臣之度秀才之母童生之父其得士心如此丁未擢工部右侍郎管理錢法堂事恆從部中攜簿籍歸終夜勾稽不輟於三省河工尤加意焉故大學士和珅重公素望知上意嚮用每於公所通殷勤而公絕跡不往曾韓侍郎鏐由河帥服闋韓遂授工部而公調禮部禮部公款微不克自給

事則頗簡公以爲樂曰邦士之掌事本未諳今轉得自由也
已酉扈從熱河

命視福建學陸辭曰

上曰福建人文漸起不比往昔閱汝所和詩甚佳彭元瑞曾
在朕前保汝學問且在江西聲名亦好故令汝同彭元瑞胡
高望覆閱四分全書想汝必加倍認真也回京遽奉母許太
夫人諱益形困乏是冬族弟種之自河南學政任滿覆

命

上問劉躍雲是汝兄耶彼甚苦朕令爲福建學政今復丁憂
奈何汝可往看之卽此足徵公之清節上孚

帝謂矣王子起補原官再典山東鄉試所得多寒畯又多老

諸生人呼戒尺榜謂寒士皆以教書爲活也甲寅主江西試
乙卯充會試副總裁以新進士覆試多疵卷又

殿試卷祇八本可進呈有

旨命與諸總裁明白陳奏公奏自矢無弊惟學問荒疎不能
認真校閱致負

聖恩乞從重治罪降補奉天府丞奉天士子不知誦五經公
招書院諸生晨夕課試習爲之變已未

今上親政入覲時

詢知所以降官曰此和珅與汝不合施其術耳調補大理寺
卿旋授禮部侍郎凡陳奏部務輒蒙
嘉許然未嘗撫拾細故以見長謂我

朝法制詳備唯當率由舊章若輕議更張則利於此者恐或損於彼矣每遇

國家大典必參酌以求至當曹司因公錯誤得公指示多免譴責辛酉京師大水涉潦趨公寢受寒濕病由此基焉甲子調工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始買橫街屋以昌黎詩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榜於室告其子曰吾他日罷官當售此爲南歸計也是歲

御門誤班降補閣學乙丑仍授兵部右侍郎轉左時足疾漸加兼患他症因奏乞假調理奉

旨以原官休致既歸無一椽之居聞青浦某善醫遂僑寓吳門就診值家事拂逆病益劇馴至不起嗚呼當故輔枋國公

鄉朝謁其門至有稱門生屈膝者乃彼方引而近之此顧去之若浼非中有定識嚼然不滓而能若是哉卒之

主鑒其介世仰其高亦可以無憾矣公詩宗香山眉山爲文好歸熙甫書不名一家而有天趣所著有貽拙齋詩文集若干卷生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嘉慶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春秋七十有三配許夫人繼配張夫人子四逢嘉四品蔭生考授主簿逢慶山東試用府經歷逢春候選縣丞逢運兵馬司副指揮逢嘉逢春逢運俱前卒女三長適溧陽黃晉錫次字吳縣姜廷燦未嫁卒次適山西浮山張家本孫五承緒承綬承緯承綺承紱以嘉慶二十二年四月丁丑葬於延政鄉史家邨之原余與公爲世姻在京師過從頗數自丙寅

別吳門遂不復見而公之生平則固深悉也銘曰
我我相門爰作世臣允趾美兮射策上第躋於卿貳歷冊載
兮衆所鶩趨獨矢不渝大節砥兮史邨新阡堂斧翼然安厥
止兮

河南分巡南汝光道署河南按察使崔君墓誌銘

君姓崔氏諱景儀字雲客號一士祖諱琳河南南汝光道布
政使參議父龍見湖北荆宜施道母錢恭人自參議至君三
世皆以進士起家世居山西永濟縣參議始居江南武進而
籍仍永濟焉幼有才識見器於外祖錢文敏公維城年二十
一中乾隆庚子舉人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以清書散館授
編修己酉充廣西副考官辛亥大考二等擢贊善遷中允進

充 日講起居注官前後以校書獻頌多蒙

賞賚乙卯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嘉慶丙辰擢翰林院侍講
學士轉侍讀學士以六十年京察用道府改授廣西思恩府
知府時西隆州冊亨苗叛督部覺羅吉慶公檄赴百色營督
餉叛苗拒洪水江兵不得進巡檢崔鈞獻以苗攻苗策於大
府募得故土府奉祀生岑文淵所集搖勇五百人督部卽命
君督鈞文淵爲前隊渡江君使搖勇伐竹結筏壅溪上流畜
水放筏乘夜渡值大風雨江中浪山立君列炬江岸多張疑
軍潛遣崔岑自下流濟出城後至所據山下督搖仙攻奪隘
而入遂破百扣平八渡苗焚其柵追剿三十里次日復督鈞
等搜捕餘寇撫慰窮苗越日大帥至進攻半祀君適感寒扶

病督戰連破半街鴟口新會塘等寨遂復冊亨城與雲貴總督勒保公會初有

旨頒發花翎以俟有功者總督將爲君請君辭曰同官多勞何敢獨邀

寵錫遂加軍功隨帶一級紀錄二次思恩轄土州一土分州一土縣一課常不及額君至土官以舊規獻君斥曰汝虧國課而以私嘗我耶卽以所饋饋所虧土官感服終君任課無虧思恩人李亞明居陽萬八角山龍川人方讓文學兩姪亦往寓焉強王氏女爲妾貸亞明錢恐責償與姪共殺之而誣以盜久不決君察其妾有怨色似畏其暴而不敢言者乃置讓女及姪他所而謂其妾曰若不言死於官苟直言之彼將

就戮無能暴若也妾吐實讞遂定五年調泗城府泗城故苗地康熙間討吳逆土司岑某有功其裔納土時

賜田一百墩世爲祀產歲久爲豪猾侵占君爲釐正歸諸祠署左江兵備道九年以邊俸滿內調平樂遭母喪去官十四年服闋補廣東高州有海舶水浸其裝販民某某售以賤值汎兵索賂於民弗得以通盜訴弁弁與令執梏之兩踝幾折其家奔訴君君白其誣於上官竟出之時督部方勦撫粵海羣盜獲放雞洋盜烏石二餘黨檄君勘定有無率見掠拘留者卽予省釋婦女無歸者置使得所十五年兼攝高廉兵備道海水漂沒民居君捐俸編筏援之多所存活又嘗攝惠潮嘉道十七年攝廣州地濱海商賈輻湊奸民錯出其間椎埋

剽劫無虛日民饒沃性又好勝官每不撓法而致厚貲且省會繁刷簿書填委吏易上下其手君以正月莅事訊清遠盜曾亞四等五百餘人及順德縣結會匪徒嚴責邱等二百餘人以次剖斷摘發逕溪民吳維德乘海盜肆掠謀殺李吳氏及東莞民王朝棟與方某爭禾械鬪傷兵匿犯情狀羣頌其神旋奉部推擢河南南汝光道督部以君廉明奏畱畢府試蓋廣俗以前列爲榮不惜重金質綠君嚴其防貧而才者多見甄拔是冬抵新任初參議居是官有惠政君至率履攸行父老以爲舊德復見時兵荒之後道堙相望君倡捐督賑民忘其災又立義冢收無主骸骨瘞之立碑以識十九年秋攝河南按察使明年復權按察奉

管宜寧南汝光三郡紅鬃匪徒巡撫以三郡界連安徽湖北
陝西幅幘廣長必得大員專司督緝始無慮此捕彼竄乃奏
君爲總巡督捕檄到君方病瘧醫者謂君積勞心力已弱且
當盛暑勸緩行君奮然曰吾承乏是官已三載雖連年亦有
捕獲然不能早靖匪徒致塵

宸慮方深媿憤其敢以犬馬疾自懈耶剋日赴汝寧與同官
籌議督捕甫兩旬獲四十餘人俄而下血不止衆勸少休弗
聽疾益劇始回信陽君知不起告其父曰兒受

兩朝厚恩方冀竭駑駘以報萬一不意一病至此故里又無
一椽一壠以益起居重負

君親九原賻恨而已以嘉慶二十年九月十日卒春秋五十

有六配恭人吳氏山西布政使龍應孫女候選縣丞祖健女
側室陳氏湯氏子二曾泰國子監生曾鼎永濟縣學生爲君
弟景傅後女五沈寶麟莊成進陳萃貞雷某呂元瑞其壻也
孫一善保嘉慶二十三年某月日葬於某鄉之原子與君爲
庚子同歲又忝十三年之長嘗以弟視君君早登科名旋歷
侍從謂可卽躋卿貳及出典外郡人共惜之而君不以爲屈
彌著賢勞旣遷監司屢權陳臬駸駸乎日起而遽以是止傷
哉銘曰

君之初官清班遞遞泊出典郡折衝績宣卒以盡瘁下壽未
延修短信紉執操其權歸于其室庶幾永安

清故奉政大夫陝西邠州直隸州知州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忻字景炎一字似撰似撰之字尤著先世有
九者自金壇遷武進遂爲武進人四傳至禪明宏治中進士
官山東布政司參政家始大曾祖憲考職州同祖學愈直隸
開州知州父蓉纘國子監生贈如君官君幼聰穎爲開州君
鍾愛嘗以珍玩賜諸孫君無所取獨乞舊本蘭亭開州器之
旣冠連遭祖父喪哭泣過哀目左成漏管乾隆十六年

召試二等第一其後三遇

召試皆二等第一三十三年戊子中順天鄉試副榜貢生出
大興朱學士筠之門時年雖三十餘已屢擯場屋且母年高
亟謀祿養乃就職直隸州州判初君爲諸生時見賞於晉寧
李侍郎因培所至聲籍甚至是舉撫部沅奏留陝西四十年

逆回蘇四十三亂君司奏節署事平歷攝宜君富平鄠縣事
以母憂歸免喪借補渭南縣丞復攝朝邑郿縣墊屋事其在
墊屋緝獲鄰境要犯

特旨以知縣題補是年補咸寧縣知縣五十五年擢興安府
漢陰通判五十八年署乾州直隸州知州五十九年署興安
府知府興安去省會遠山谷居民良莠雜處君廉得白蓮教
頭目蕭貴斂錢聚衆設計鉤捕之按問得其爲逆狀遂置之
法旣而楚蜀蔓延興安獨無事嘉慶元年署咸陽知縣泥河
賊王全禮作亂總督宜綿公以君練於兵事檄赴軍營敘功
賞戴藍翎二年遷邠州直隸州知州仍留軍中是年冬教匪
屯聚興安之光頭山郡守運餉遠出督撫以君諳漢南情形

守禦非君不可於是明年正月再攝興安郡事郡舊以堤爲城坦步可上時楚賊張添倫等自南鄭渡漢川賊齊王氏等繼之往來石泉漢陰間距城密邇城中孱兵千餘人率不任戰衆皆懼君至首團丁壯令無家者出丁有家者饋食下其令於屬邑未一月各得鄉勇數萬因堤高下或塹或墉身運磚甃爲衆倡築未幾而雉堞煥然爭雄鄰郡矣君念楚賊渡漢遠涉西鄉紫陽石泉周落遼廣戶口稀少焚掠無所得必思歸遁檄沿漢諸縣學商舶民舟盡入以港守以重兵使賊不得南向又念川賊若潰非東走夔州卽北走通江一帶興安當南北之衝全陝安危所係賊據要險則兵餉俱絕於是度其山川遠近之勢圖其兵勇卡砦之宜陳之督撫以備

策應賊乃不敢復萌窺伺時宜緇公爲統軍倚君爲重在與
安三月復檄之去後人守君成法得無失旣至軍行營籌餉
動合機宜是年十二月連破洞汝二河賊巢
賞換花翎又明年統軍奉

命赴蜀督大成寨兵時君年已逾耆晝則鞍馬驅馳夜則就
地草軍書積受卑濕因而疾作遂回邠州旣痊權鳳翔府事
堵禦隴州有功復權榆林府事九年仍回邠州十一年年七
十有二矣子遼吉方爲咸寧令因乞休就養十八年遼吉卒
乃攜兩孫歸初遼吉卜築於城北之局前將爲君娛老地至
是始得入居焉君在官多陰德嘗鞠邪教爭於統軍免株連
者萬人朝邑被水君爲請賑以已貲八千金濟之全活無算

在邠州免地方科派貼差銀三萬兩去之日百姓涕泣求畫
公像建生祠君遺書慰之且戒其毋妄費至今邠人猶能誦
其辭也自乾隆壬午予與君同應省試其後同奏賦同試京
兆聚散不一嘉慶戊午君至京師得一見壬申陝之大吏邀
予主關中講席復見君於潼關官舍爲畱信宿及遠吉沒予
已嬰末疾君往來西安數數見未幾先後旋里嘗舉五老會
君與予與焉里中戚友讌集兩人必偕予雖跛蹇亦屢勉以
從每搆一文必以相質或談枌榆故事輒淹晷日蓋予得之
吾家約三先生君得之外祖錢鑄菴先生兩先生固鄉邦所
推文獻者也君詩研究格律老而彌細爲文謹於法度藻不
妄孖生平著述舟行漢江爲水滲漏喪失過半今接拾所存

有文六卷詩猶七百餘首綜予與君交幾六十年直亮多聞
初終罔聞君逝後忽忽若有所失回念少日過從之人已鮮
有存者能不悲哉君生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卒嘉慶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春秋八十有四配蔣氏封宜人子二
達吉陝西潼關廳同知勤塘皆先君卒女一壻曰張浩孫二
鈴鏘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與蔣宜人合葬於鳴鳳
鄉鄒區之原禮也銘曰
君之未遇能介所守泊乎入官經緯兼負學貫百氏策裕六
翰珥貂之華用酬厥勞故壽考而遂首邱者償之沒齒不能
取之於其子者有孫可俟

勅授文林郎直隸豐潤縣知縣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振鵬字子萬別字訪泉先世自湖州遷嘉興爲
嘉興縣人考璿甘肅崇信知縣妣朱李兩太孺人崇信君五
子君次居二幼聰穎生六年而朱太孺人沒鞠於叔庶母虞
越一歲李太孺人來歸年十九見知於學使李公因培爲縣
學生崇信君嘗患痢中褻厠崩澀酒罔倦族人某善醫而鮮
暇君晨叩其門聽且泣族人感其誠亟來診視投藥而瘳爲
學一本庭訓研經之暇兼好讀史嘗錄史書及輯儒先語爲
身心得失之助旣侍父之官崇信無城君董其工營繕如法
見城隅暴骸輒掩埋之佐理平涼賑務尤力乾隆甲午中本
省舉人庚子成進士明年奉崇信君諱喪葬如禮及選期近
年將五旬曰吾悲吾父之不逮養也庚戌選直隸之懷柔攝

密雲癸丑補豐潤皆畿輔緊望

雖路所經地多風沙雨則溢君平治橋梁灑掃維謹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山陵大事君承辦薊州桃花寺一路自 宮府官司以及驛舍庖廩莫不躬親其務冠蓋赴

盛京宿頓三所供應無誤在官以士農與獄訟三者爲本謂農者通邑所寄命獄者一人所寄命也爲教則率士倡民而無擾之可矣嚴於祠祀歲己未境有蝻孽禱於八蜡一夕大風起明日無一蝻民額手頌乃捐廉葺其祠舊例不祀火神民居屢燬君虔禱之裁遂息春日履勘溝渠次第修濬邑有營田產紅稻供太倉究其水利屢獲豐稔爲政首風教有不

率者嚴懲而曲諭使感悔後已遇疑獄廣詢密察務得其情
三木歲不一施斷笞杖亦有矜色縣試及書院課期皆悉心
校閱士風蒸蒸日上川楚軍興調索偷兵五千從山海關入
分道遶行兵部符甫下前茅已至車馬不備者假之鄰驛謂
之過站或需及商旅君先事立規常爲三撥以二更代以一
應急需西至潞河東至臨榆往還無誤前後兵差九度得加
五級紀錄七次旣處衝劇奔走無虛日往往寅出亥歸漏盡
就寢遂積勞成疾以嘉慶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
君事親孝友於兄弟李太孺人年九十餘猶日侍食念虞孺
人沒齒不忘待師友肫篤貌雖和易持已極嚴未遇時有授
以關節者峻卻之及入官益堅其守配孺人陶氏繼配孺人

錢氏皆賢而才先君卒繼配孺人錢氏前錢孺人妹也父人龍廣東高廉道母曰戴恭人母病墮成痞抑按之始稍可忍孺人恆白撫摩往往兩腕不能舉年二十三歸豐潤君戴恭人授以一篋曰此汝姊佐汝父署中出入籍它日相夫子服官可資稽考也恭人沒每述及輒泣然久之崇信君粹中風卒孺人方在蘇州病日聞耗馳歸哀勞臻至目遂生翳事李太孺人及庶姑楊孺人成盡禮嘉慶元年

覃恩凡品官妻室但封再繼戚郇謂孺人佐治久欲以請辭曰如此是蔑姊也豐潤衝要供帳絡繹孺人綜理一切每至達旦戊午右臂不仁醫者誤進耆桂內熱益熾病稍退四肢痿無力孺人慮廢事覓鍼醫治之筋絡攣而痛遂不能步立

旣而連遭竊廉豐潤之喪無日不病君故廉身後無長物以
贖金付君弟奉李太孺人先歸是夏桑乾河漲及水稍平而
旅食將盡覓舟不可得得小艇六以二舟聯爲一長子奉柩
居左次子與孺人在右至唐河口風起索斷舟相失孺人號
慟曰吾何以見泉下人左右可速舁吾赴水一晝夜水漿不
入口次日柩至始進食及歸遭李孺人喪瘳益甚手足皆蹇
出寢興需抱持頰不可開僅容箸然猶辨色起一室中事纖
悉經理以嘉慶二十二年三月三日卒春秋六十一子二人
寶麟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慶齡國子監生先卒女一適
商邱陳傅霖孫三人兆薇兆桂兆蓉嘉慶二十四年某月日
寶麟奉君葬某鄉之某原三孺人祔焉禮也銘曰

惟沈之先系竹溪君優於學政與齊戴星出入馳東西瘁盡
周甲溘焉辭厥儷胥賢家允宜匪斯其壽病則惟冬夜夏日
同所歸不逢不若城何佳必於子孫昌可期

誥授中憲大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崔府君墓誌銘

荆宜施道崔府君歿之明年第三子景侃請識其墓先是君
配錢恭人權厝長君景儀葬文皆懷玉製乞別屬能者旣而
第二子景儼自蜀歸復申前請乃不獲辭君諱龍見字翹英
號曼亭本籍山西永濟曾祖緇武江南如皋縣知縣祖正觀
景封中憲大夫考琳河南南汝光參議道參議君僑居常州
卒葬武進時惟君隨南下遂家焉君生五歲能爲儷語作學
集字乾隆庚辰年二十中順天舉人明年成進士初選廣西

武緣引

見調陝西南鄭庚寅充同考官得解元王林等南鄭有漢江
壩民以爭水訟君適感疾未卽赴勘羣集數百人乞本道委
勘胥役以越控不納民奪門入擊堂鼓碎之道閉內解使人
踰垣以民變告君力疾馳往收其懇詞叱令散去次日赴勘
立界杖奪門擊鼓者械以示衆民不敢譁辛卯充武鄉試同
考官攝三原縣事革陋規自買騾馬供支應尤喜甄拔士類
旋攝興安州地遼闊視聽有所不及君謂宜添設長吏未幾
興安升府增置首縣其議自君發也歷攝寶雞長安調補富
平時金川未盜征調頗急富平多協濟車馬司其事者預致
鄉民大戶爲需索計君俟抵站期近始行調集點畢卽行民

戶稱便院司胥吏半富平人每以賦役飛灑君按籍攤辦無
能售其欺遷乾州直隸州知州攝鳳翔知府真授四川順慶
知府以失察大竹縣民爲匪降調遷杭州通判遷同知又遷
湖北荊州知府督部畢君沅寬於察吏而未能節用君上詩
云爲寬民力先崇儉但做官邪自返淳以寓規諷督部亦深
然之權荆宜施道時教匪不靖君所至捕獲雪其牽連疑似
者嘉慶改元正月當陽城陷距荊州百四十里民情震恐君
與江陵令魏耀計曰當陽城陷賊不走宜都則偏荊州二處
皆扼要關楚蜀全勢若賊散大兵卽來亦難勦捕宜都防守
我當任之君可往當陽遙堵領丁役二百名沿途號召民勇
各執械多攜火具期次晚集慈化寺彼不知虛實必匿城內

丁役但駐河干待官兵至坵庸更前也次日乙夜將及慈化賊果大隊來隔河望見不敢進入城堅守七日後官兵雲集賊被圍悉就擒戮荊州由是得安當畢督部勦當陽中路白龍灣有白蓮教二十三人謀集大衆夜襲圍兵君偵得實亟告汪撫部新委審圻司巡檢王文麟署龍灣巡檢請巡撫檄二一飭文麟察復一飭其地紳民隨同行事選幹役羿正朝周名雇壯丁二百名距荆百八十里以爲聲援文麟往卽同紳民全獲二十三人昇羿周二役解荆鞠實戮首犯三人餘二十人禁候奏報有

旨分別誅遣於是總督所統之兵賴以無失巡撫得

賜花翎君以道員卽用文麟亦擢知縣是役也不涉張皇竟

策全勝君實爲之功首焉宜都教匪聶人傑等構逆君聞馳
往擒奸民爲內應者置之法鄉民數千人叩關求入守者疑
而拒之君察其無他遽命啓納全活無算大府命毀城內附
垣民居築臺置礮君力爭擇其必毀者則給以緡錢令徙荆
有沙市屢變於賊君議築城衛之旋補荆宜施道轉運督戰
備嘗其勞力陳防邊之弊于姜督部屢以爲多設卡座屯守
荒山禁餉養驕徒置兵勇於無用未納後任卒踵此議入告
得邀

報可而君已去官矣壬戌在巴東軍營引疾調理長子景儀
旋任廣西平樂知府迎養署中會錢恭人卒遂回常州己巳
就養廣東高州景儀遷河南南汝光道爲參議舊治君所生

之地也題游釣重來四字誌悲喜焉乙亥九月景儀卒官君
迺復還常州時年七十五矣君歸之歲懷玉亦以末疾自關
中旋里君再過訪竝贈以詩嘗從敝篋假首楞嚴讀之自後
不恆見里中舉五老會君次居二余廁其末焉然每有讌集
率不能與惟君爲主人得一見已形衰憊矣君性恬淡老而
益恭與人言若不能出諸口及歷戎行毅然弗避艱險非素
裕猷略能之哉懷玉與景儀庚子同歲辱交在紀羣間故奉
教日久綜君生平略無遺憾獨悲夫兩世三誌之悉出於余
之手也君生乾隆六年八月初八日卒嘉慶二十二年十一
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七配錢氏封恭人刑部侍郎贈尙書
維城女子六人景儀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改知府歷官河南

南汝光道並先君卒景儼四川金堂縣知縣景侃候選布政
司經歷景偁國子監生爲從父後先君卒景儔候選訓導景
羣女二人婿曰戶部員外呂子班曰錢瀚斯孫七人曾震候
選知縣曾益曾泰並國子監生曾晉曾鼎並永濟縣學生曾
頤曾恆孫女十二人曾孫三人以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壬子
與錢恭人合葬於武進縣德澤鄉五魁橋之原銘曰
弱冠登第遂躋六察階以漸升功收潛幹恭則得壽老而彌
謙處腴弗潤久宦克廉維作與述一身是併宜子若孫兩地
分盛爰筮元堂南蘭陵北氣則鬱蔥鄉維德澤

屈甫甫壙誌銘

甫甫姓屈氏名頌滿又字子謙父保鈞廣東肇慶府通判母

葉氏例封安人予中表妹也宙甫生有異稟髫髻受經終日未嘗離塾威儀詳序屹如成人及爲帖括之文幽折雋永別得理解性絕慧凡所肄習過目卽能工書善畫書師趙榮祿兼通篆隸畫則自宋元及明靡不探討下筆輒與之合詩亦博涉諸家駸駸日上尤長詠物每括一題不規規形迹而神理自攝於其中歲丁卯余過常熟流連信宿每夜宙甫爲余焚香鼓琴又仿元人畫臨大令十三行於便面爲贈予作屈生歌貽焉時年裁十六耳及辛未通判君以病歸里予往省之又爲宙甫題所摹鞠影及書畫諸冊自是不復見矣乙亥春予自關中扶疾歸葉安人已先歿病不能往明年春聞宙甫與兩妹旬日中相繼殂謝然後知造物鄭重而生之者及

其後則挫折之唯恐不速歷古今而無異也宙甫長身玉立
風骨清劭與人言訥然如不出諸口略無自矜之色性至孝
父病夜必稽顙北辰呼籲祈禱病竟得愈母歿期年猶哀疾
革索衣冠家人以常服進卻之易素衣冠請其父至子舍曰
天限兒年不能終事願大人割無益之悲卽枕上叩頭者再
又囑新婦勉事君舅母作輕生計言訖就枕而逝時嘉慶二
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也年二十五娶季氏山西河東運使學
錦女孫亦能詩無子以族子承柱爲後以某年月日葬常熟
西鄉之羅墩系曰

以才之奇宜不永年以行之醇命若可延而竟短折同氣胥
捐修天上之文耶待身後之知耶羅墩一坏忍玉樹之長埋

耶

孫季仇妻王氏壙誌

乾隆乙未夏得交同里孫君季仇爲人磊落負奇氣讀其詩多贈婦之作叩之知其配孺人王氏之賢而才也時季仇父教諭君官旬容承歡多暇幃房靜好人皆羨之未幾孺人病歸就醫季仇屏當藥餌戚戚無懼悰卒不效以丙申十月卒於母氏季仇泣告其友趙懷玉曰亡妻少爲婦未久无可言顧有未忍沒者年十九歸余事王姑以下咸中禮王姑以下亦非新婦不歡余家素貧相對未嘗作謀食語好讀漢晉兩書爲詩有靈慧作輒毀之少存彙嘗讀漢書至王章傳曰方仲卿疾病困厄朝廷尊貴亡知者獨知于其妻及爲京兆上

封事得死所迺反止之何自鄙邪他日復悲向余曰吾無壽
者相旦夕死君卽貴有建白恐不及知牀頭幼女癡又不如
章小女是可傷已余好持古人短每婉折之辨亦尋解生平
尤嗜山水風露之夕邈然遐思有稚川移家之願甲午秋報
方罷慰余特至謂顯揚之道舍此蔑由然勸立學行曷貴競
進也有姊先亡憂鬱致疾素不信巫覡母勸崇禱曰天壽有
命神何能爲龍虎山張真人與王氏有連會過常州衆請修
醮且云不虞而來當有驗卒弗應疾革猶屬母作佛事惟以
婦職不盡爲憾與余訣移時始瞑余性疎與世扞格自一二
知交外入室則恃以慰勉而今已矣吾妻死吾親痛之甚今
行甫旬容一棺斃然不可无託遂以十二月某日葬於新阡

既託交於子且同悼敢乞一言納諸壙季仇之言如是懷玉
觀孺人之識有士大夫所難能又嘉季仇速葬合禮終歎賢
而不年雖居室之樂造物必斂之使不得久之匪獨孺人與
季仇也而惡忍不書孺人諱采薇生二女歸季仇六年年二
十四

管氏女壙甄銘

管氏女嗣徽吾友御史管君幹珍第二女也乾隆戊子生於
京師是歲能履地行言語若夙悟大母史太宜人鍾愛之二
歲遭太宜人喪舉家蒼黃南下乳媪不能從遂失乳女亦竟
不戀媪九歲母史宜人歿女哀泣之餘能慰其父父爲貴州
考官長兄方病室中事悉任之比父歸事皆井井得繼母歡

維城以學術致通顯餘事擅三絕之目又嘗出使黔中戡平
叛苗文經武緯暴著當世乃其中圭稟承庭誥亦能出其所
有以定變亂如崔恭人者吾不能無異焉恭人諱孟鈿字冠
之一字浣青爲文敏公女浙江蕭山知縣人麟女孫湖北分
巡荆宜施兵備道崔君龍見之配也九歲文敏遭危疾割臂
肉雜藥進之疾竟得瘳母金夫人家世亦能詩故恭人幼好
吟詠嫻於史事蕭山君以爲讀書種子兵備君故永濟右族
來家常州與錢爲通門遂納采年十九就昏京邸明年中順
天舉人又明年成進士恭人隨歸事姑莊太恭人甚謹以不
逮事君舅爲憾姑卒喪葬以禮兵備起家縣令教歷州郡位
至監司恭人內庀家政外襄官事秩然井然無或失墜其在

順慶也川東咽喉匪蔓延兵備率兵勇出剿賊間道襲郡城吏民驚擾恭人知賊從西路來遣人疾掣李渡場泊船於東岸賊至水關無梁遂遁郡以獲全其在荊州也值白蓮賊起兵備督餉出恭人在危城中烽火四徧警問日至籌策守禦不動聲色且以兵備指發書僚屬主堅壁清野之議促收附郭積聚賊偵有備旋即解去兵備賦性夷曠每受代不屑與人較去之日多垂橐行自順慶罷歸貧困尤甚後雖浮涉無仕長君景儀亦出守粵西故里尙無一椽恭人泊然不以爲慮文敏兩子相繼歿謝撫其遺孤頗力戚鄰困乏者贍之嘗自獨中歸泊舟燕子磯見渡船覆溺立捐錢募善泅者赴拯全活十餘人問之皆應試士也登岸羅拜去爲詩品詣超雋力

宗唐賢有所著詩若干卷夫中饋之職蘊習酒食而已不則
執勤黼黻而已求其陳風緝藻與古才媛媲美已屢違之至
臨危處變動合機宜無論巾幗之所難能卽士大夫當之或
不敢自信若恭人者豈非聰明有識濡染於家庭之訓深哉
嘉慶十一年十月卒春秋六十有八明年秋景儀手兵備君
述來告曰日月易逝卜壤未遂將以冬十月權厝於武進循
理鄉祖塋兆次君知吾母審願有以志之也遂臚其行記於
石而虛銘幽之辭俟葬而後備焉于六人景儀由翰林院侍
讀學士改廣西平樂知府景儼甘肅寧夏知縣鳴謙候選布
政司經歷景偁國子監生景億增廣生員景羣景億爲世父
及從祖伯父後孫六人曾孫一人

丁太孺人董氏墓誌銘

同年友丁君履端之母卒於尉氏官舍函書來赴曰昔文林君之葬刻辭實出君手今不幸太孺人棄養履端又以受代不能卽去兄煌扶護先行將俟履端歸合祔於文林君之兆誌墓之文闕焉敢重以是爲請按狀太孺人姓董氏與文林君同里曾祖佩笈四川川東兵備道祖仲山西直隸忻州知州考承熿雲南鶴慶知府前母陳恭人母高恭人高恭人攫痼疾晝夜侍榻前無倦感神佑竟獲瘳年二十二始嫁文林父按察公見之以爲得佳婦旋命與長姒同歸姒沒撫其子如出已腹按察公以僞棄牽連文林君隨北去舉家憂惶不知爲計時王姑君姑俱在堂賴太孺人周還其間稍慰解事

雪家中落仰承庭闈俯鞠子女中陸先後有無不以累文林君心居父母舅姑之喪成易兼盡課子不專姑息勸女以順率婦以勞皆有法煌由四庫館臚錄議敘署山東平原縣丞文林君病足家居屬太孺人攜煌子先往往未幾病痢又未幾文林君驟中寒疾不起赴至平原慟不欲生力疾奔歸久而後差自此始癯瘁矣免喪履端以教習期滿選直隸元城知縣改近得河南尉氏時煌亦補泰安丞太孺人就養尉氏誠履端曰知縣一官誠難稱職然愛民外無他術也其誠煌亦如之生平無疾言遠色家雖貧散贍六嫻唯恐弗及遇老弱倍卹之自奉甚約煌等得官衣練食麤如故疾革猶以不及侍文林君易簣爲恨以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卒距

其生年六十有七履端官未久無餘貲既久羈尉氏每書來
哀憤形於詞旨顧太孺人婦德母道咸可紀述履端又能以
文章政事自樹立可無憾昔柳子厚於其母歸附親爲誌曰
靈車遠去而身獨止元堂暫開而目不見其痛至於魄逝心
壞乃子厚傳而其母亦不朽履端蓋亦思所以不朽其母者
哉孫三人保安保富保和女孫三人文林君諱字及丁氏世
系詳前誌不書

操有蹤昭管彤子賢基於母可宗欲養弗待悲祭豐違閔厚
岁兮不若不遂

韓蒸人顧氏墓誌銘

蒸人姓顧氏長洲人同里例封中憲大夫韓君是升之配也

考樾中書科中書妣何氏乾隆十九年甲戌年十八歸中憲君甫五月而君舅歿惟姑陳太恭人在堂乙亥丙子間歲大侵舊家多不能自保其業恭人滄漚之外攻苦食淡龜勉有無家賴以立中憲君爲名諸生而屢困場屋奔走內外里居日少以家政畀恭人內外咸井井陳太恭人春秋高長似復先卒恭人善承意旨左右服勤者二十七載見者稱之吳俗尙侈靡獨安儉素待宗婣以禮撫臧獲以恩嘗泛舟澹臺湖見岸旁有嬰兒棄尸亟命人與土藶之其天性慈祥如此教諸子弗事姑息次子對以文字結社里中見所交被服華美已衣多紉綴痕有慙色恭人曰汝爲世家子寧不開腹有詩書氣自華耶歲丁酉對爲選拔貢生以京員用歷刑部郎中

擢廣東分巡高雷廉兵備道皆就養官舍封旣在任旋攝按察使事嘗以督捕渡海身犯風濤者幾二年恭人愛子雖至不勝辭色及病封適將赴他郡不忍言去恭人知之強起促行曰毋廢公事汝速行吾病尙可支也旣劇檢所藏齒髮屬子婦納諸棺曰此吾父母遺體勿棄於地告封曰居官所慎首在進退人太峻絜亦傷天和也汝其誌之以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卒距生乾隆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年五十七有六高州士庶弔者多哭失聲明年冬葬吳縣胥臺鄉壽山灣新阡禮也子六崧癸卯舉人候選知縣次卽封次華次崑俱塲次峯次巖俱國子監生孫三人曰銘曰籌曰策初中憲君聘蔣氏女未嫁而塲及恭人歸屢勸選骨中憲君以非禮

辭之固言於姑始得請乃迎祀栗主且命對請於

朝得贈如例及葬以冠帔合窆焉可謂難已懷玉與中憲君
交三十餘年熟問恭人懿懃之行辱以狀乞銘不敢以不文
辭銘曰

維韓於吳實著姓簡賢儷德老彌敬不殤聘女與已竝非禮
之禮軌於正壽慳期頤德則令雲搏水擊有餘慶我銘其幽
肖厥行

趙孺人屈氏墓誌銘

孺人姓屈氏諱秉筠字宛仙常熟縣人祖曾發畢節知縣父
洪基國子監生早世孺人生有夙慧畢節君課之頗通經史
尤工於詩年十九歸同里趙同鉅子梁子梁故名諸生極唱

隨之樂事姑孝姑病瘍不能就枕孺人時亦病脰脰如股迺以足楮姑腰際如是七晝夜忘寢食脰水泠泠流脰反以是得差子梁無子屢爲置妾待之如女孺人卒其少妾蓮卿因哀致疾不一年而殞爲詩一宗義山其言曰少陵如大海迴淵魚龍搏戲不敢學也太白如朱霞天牛絕人梯接不能學也乃所願則玉溪耳玉溪以蹶弛之才流浪書記海受排竿其志隱故其辭曲無題諸作括東方之隱謎爲秦客之度辭婉而多諷風人之遺也至於甘露之變忠憤填臆冤廚車之徇悲下殿之走託言石勒自比賈生斯則離騷之變聲小雅之寄位奈何以語涉恠况遂目爲香斂玉臺之亞乎其持論如此枕蔗之暇工白描花鳥超逸有致得者十襲珍之孺人

與同里孫子瀟配席道華皆以詩名子瀟入翰林而子梁猶
困場屋子瀟子孫衆多而子梁尙無允嗣人皆悲孺人之遇
然子梁旣風雅士嗚于閭閻者垂三十年又有詩畫可傳於
後亦可以無憾也已孺人以嘉慶十五年八月卒春秋四十
有四某月日葬於某鄉之某原子梁以余有宗人之誼手子
瀟所爲傳乞銘銘曰

德象女師幼夙嫻兮四始四格長討論兮孝哉賢乎播令聞
兮天性則厚嗇天年兮我銘其藏庶永安兮

弟婦蔣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蔣氏世爲吳郡望族候選訓導贈布政司經歷重光
女世父待詔府君之婦從弟耀庚名豐王之配也幼端淑爲

父鍾愛嘗延名師課之在室以孝聞訓導君早嬰末疾晨夕侍奉久而弗懈旣嫁事待詔府君及姑繆太安人動以禮吾家世儉約孺人安之若素戚郤共稱其賢舅姑歿喪喪事咸易兼盡耀庚辰擯省試孺人平心勸慰不形怨悵教子審於擇師而無替誠敬有以緩急告者雖處窘乏竭力以應未嘗以辭色拒人也耀庚病孺人親調藥餌不解帶者累月旣薦中夜焚香告天乞以身代有骨月之感過時猶悲待子女慈而不事姑息凡經營喪葬指挂昏嫁悉以一身肩之心力亦甚瘁矣子比歲過醋庫巷舊宅跛蹇不能步履入坐廳事孺人必出而致訊吾婦命諸子申款洽及聞孺人歿無不悲且愕也生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卒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二

日年六十有六子三學儒學業學伯女子子四內閣中書陸
沅山西候補鹽大使徐維基戶部陝西司郎中戴延祜候選
鹽大使鄭堃其壻也孫五人嘉慶二十四年某月日合祔於
田口之塋禮也銘曰

幼慧而孝長賢而勤能勞有繼孚於六媼大易有言坤爲吝
嗇處之慨然唯視其力瞻彼田口膺膺之原歸於其室旣固
且安

節母吳孺人林氏壙誌銘

孺人姓林氏先世閩右族有令丹陽者遂占籍世爲丹陽人
父桂馥附貢生孺人十歲失恃幼妹猶在襁褓攜以寢與愛
養臻至事後母孝謹同產十三人無間言二十一歸武進吳

君震林字詞先寶坻知縣祖留子也吳自侍讀珂鳴以來世以文學著寶坻宦未一年而罷至詞先君兄弟已貧而林固素封也嫁之三日媼婦以屑米五升薪二束畀之曰自今當各謀食矣孺人泰然無難色乃盡撤衣飾以售整飭內外殊井井乾隆丙子歲大侵道殣相望詞先君得黽勉搢柱者孺人佐之之力也初寶坻君嘗預納粟有俊秀監照一紙遺命諸子中有艱於小試者俾應鄉試至是君長兄幹已占北籍次兄通理爲郡諸生君獨屢困於郡邑竊意已卯秋可以攜照一踏省門遂勤自淬厲及已卯春都中寄籍者悉除名幹乃以此照應順天試君數年實志竟不能遂鬱結致病病發於臍人莫之知醫者誤以爲痔治之愈劇及盛夏痛不可忍

惟日祈速死臥榻移寢門外距竈數武而近乘味爽蒲伏就
竈取刀自剄焉時六月二十四日也孺人侍疾力憊方哺女
小憩聞竈下聲異驚起往視見地下血跡棄女於地奔奪手
中刀十指皆傷號呼無應者鄰有臧媪僑居舍側僅隔一垣
呼子壞窗踰垣而入始啓戶集衆踰時稍甦口中喃喃隱約
皆試事猶誦時藝不輟入夜而氣始絕嗚呼若詞先君者其
志亦可哀已垂盡時指其子語孺人曰吾家世單傳吾雖兄
弟三人又罹惡疾不能久於人世唯此藐孤一綫所系若遂
輕生孱弱者其能保乎孺人泣涕受命嗣以柩久在堂非計
急謀葬祖塋故有隙地格於堪輿家言且有以少年強死爲
嫌沮之者孺人泣曰舍此不葬卽力能別搆吉壤而孤之有

成未卜且勢亦萬難設有不虞將奈何議始決及葬柩至中塗風雨大作塋去城四十餘里水道屈曲不可辨舟中唯孺人母子及孺人一弟厪而得葬焉旣葬生計益迫饘鬻所資悉出十指寒夜俟兒女睡熟坐布被中操作達旦兩手皆皴裂至老其痕猶在也子升第稟羸弱孺人饜粗糲儲梁飼之升第不忍下咽恆相持泣教嚴無故不令出戶外然以病多廢學乾隆戊子年十三矣孺人告於兄公幹曰未亡人忍飢寒以延視息者期此子慰故夫於地下耳今將廢棄不特故夫不願有此子卽伯亦不願有此姪也幸有以教之至學之成否此子命在無所怨也兄公諧之督教頗力越二年升第學大進乾隆甲辰郡守金君雲槐課書院陽湖大令程君明

憐縣試皆置第一遂以是秋充縣生員旋食餼文譽日起里中之欲課其子弟者爭延致之孺人外似嚴肅而中實慈惠或有丐貸雖處貧乏必量力以賙嘗憐鄰媪之寒脫所著絮袴予之而自衣其預製附身之具其袴例不用絮家人覺而問之曰吾袴敝甚棄之矣再問則佛然愠蓋不欲人之知也生平以未及事舅姑爲恨少姑王氏寡而無子孺人以其同志也引共飲食澣濯紉綴每代任之王至八十餘卒哭之甚哀命其子享祀勿替乾隆五十六年

詔旌其門嘉慶二年建坊如例嗚呼孺人雖早失所天備嘗艱苦而身登遐壽門荷殊褒子雖未顯學行已爲人師亦可以展詞先君未竟之志

矣孺人生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卒嘉慶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春秋八十有一子升第陽湖廩膳生女一人壻曰徐宗敏孫四人子克子逢子保子引子克子保先卒孫女三人一適陸孟甲一字趙學陶曾孫一穀初以嘉慶二十一年三月某日葬大宜鄉岳莊祖塋昭穴之次銘曰
幾不克葬終宜厥居天意允格母心不渝爰揭歲月炳於五父之衢

塔銘

常州永宜寺如幻大師塔銘

嘉慶十年九月三日如幻大師滅度於吾郡永宜寺十六年十一月丁丑弟子遠和始舉其遺骨歸全於宜興石林埠之

石墳以余知之深請銘以示後師諱振庸俗姓陳如幻其字
廣東順德人也少有拳勇可禦數十百人又能空中躍起尋
丈超越樓閣如踐平地年二十九未昏以家庭之讟忽有所
悟落髮服緇出家羅浮旋遊江西之廬山江南之清涼山最
後至永寧寺駐錫初永寧住持寶戒年既老於事不能周察
常住經費日匱師條畫井井費因以充其律已嚴規範整肅
人或延寺僧啓建道場必約束告誡而後遣之其設瑜伽
口尤虔通夕無倦色觀者往往聞鬼嘯或見燐火以是人多
敬信布施雲集遂建後樓剝殿以安僧衆予嘗信宿其寺見
師四更卽起漏下三鼓始稍就枕室中雜置日用之具不以
瓶爐巾拂爲飾也性木訥不立語言文字然儀觀甚偉人皆

望而憚之嘗曰努力初地自然悟徹安排大衆普衣喫飯便是功德他非所知也吾嘗見世之號爲名僧者上則剽竊語錄高自位置其下假筆墨小技傾動士大夫至曳紈綺屢酒肉畫列僚從暮遊狎邪而罔所忌人且譽之以爲能脫落禪和結習烏虜是又彼教之衰而爲師之罪人矣師住世七十二年安居四十三夏主講永臨三十一載當七十時退院傳鉢弟子遠和符禮經老而傳之義也生平動止語默不肯於道至今里人稱眞實行者以師爲舉首焉銘曰

惟戒生定定則生慧初祖面壁詎垂文字師克踐之樸實頭地律躬以嚴及物曰利分陰必惜與儒同致聲聞辟支一切吐棄證菩提心種般若智累石爲塔隻履是瘞我銘其碑用

詔厥嗣

朱萬安和尚製裝塔銘

塔在護國寺後和尚在宋末起義兵禦元嘗有詩云時危聊
作將事定復為僧以戰死相傳葬此塔下為之銘曰
方墳峩峩累石五層陵谷已變裝裝尚稱有宋萬安佛門之
英時還作將念復為僧身皈釋梵志遂忠貞元明歷劫莫徐
作朋三衣孰傳一龕自扁地傍香火氣升日星千秋萬歲碧
血長凝

子 賈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九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二十

武進 趙懷玉 僖孫

哀辭

葉星衢先生哀辭 并序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癸丑舅氏葉星衢先生卒於祥符戍所
春秋四十有五五月壬申訃至京師懷玉方以妻喪行服聞
信奔唁先生之從子元符相與哭於邸舍嗚呼哀哉先生於
外王父爲少子外王父諱士寬官按察副使有循聲歸田後
汲引後進一時多知名士其督先生頗嚴嘗延浙江黃進士
爲師書室皆榻鐫室中置一童子供使令晚中風疾猶越日
始許一出省視余童時過外家徘徊門外不得入也年十六

副使君歿服闋從黃進士遊學江西旋由江西就昏於粵
聞旣廣風氣日上巳卯庚辰兩試順天壬午卷爲葉君啟豐
所賞薦不售乙酉戊子余就順天試先生輒與之偕時家君
官曹郎極親懿團樂之樂戊子余病都下時時過慰十月由
潞河同歸自是十年余以多病不出先生亦三試被放庚子
春余以獻賦得官過先生於迎春坊之里第一見喜動顏色
置酒恣款如是數日譚必漏下四鼓聞雞聲喔喔始罷去孰
知此爲永訣之辰耶先生旣入詣京兆年逾四十家事多拂
意抑鬱不自聊又無可爲計遂復入都鍵關謝客人亦無知
其至乃試期近而先生病作矣宜興有儲椿年者素舞科場
法探先生病且憤遂冒其名入闈代陶某構文字事覺椿年

潛遁事不解因力疾自投曰是皆某誤與之識故彼得售其
姦也甘受臯是案牽涉不少重者至發厄魯特爲奴獨先生
以爲人受過得從薄譴論成河南河南大吏惜其才爭致於
幕初吾母有氣喘及咯血症然不甚爲患及聞此日涕泣謂
襄王曰汝外祖生平宏獎士類子孫乃以場屋事蒙其禍耶
自是疾恒作在戊四年當事屢圖爲之納贖竟格於例體素
羸卒之日早起如廁舉止如平時還坐片刻遂瞑蓋憂能傷
人其盡於心者久矣先生長身玉立素循飭與人言常煦嫗
然往往爲羣小所慍伯舅遠宦黔中歲時獨承祭祀嘗曰使
吾得數十頃田范氏義莊不得專美於前也精撥沙術知暫
公橋祖塋不利改葬副使君暨郭額二恭人棺居嘗嗜法書

名畫書出入唐宋畫登逸品尤自珍惜嘗仿宋元諸名人作畫冊不署款付裝褫家其素號鑒別者以白金十五鎰立購之去與海寧朱超之爲文選之學闡闢悉有意義所屈故拙政園址後建擁書閣踞北郭之勝花時每邀戚友爲會人多羨之乃一蹶不振憂憤以終遺孤未成立諸女皆未嫁羈魂异地一棺哉身豈不悲哉某月日柩將歸葬長洲元符求所以永之懷玉少先生才七歲幼同嬉戲長而南馳北走率偕行地隔二百里一歲之中必再相見知之審者實莫如余痛其以罪擯廢不敢復具狀聞於當世謹述所知繫之哀辭俾刻諸墓後之葺家乘者庶有所采焉先生諱樹藩號涵峯星衛其字配孺人宋氏先卒繼配孺人李氏子兆謨兆昌女四

人辭曰

嗟夫君之幼清兮稟遠性與逸情恐一世之易盡兮常汲汲於榮名紛印纁而綬若兮取青紫如地芥豈於是未能忘兮
恩門基之將隊經金臺而九上兮曾駿骨之莫求率機發於
陷穽兮一失足而千秋彼先澤之未沫兮宜厥后之昌大迺
說士之餘甘兮反讀書而賈禍氣恢台其孟夏兮服集會而悲
鳴雖雞竿之不見兮異夜郎之遙征楓林青而月黑兮怯崖
深與川阻庶招魂以來歸兮哀江南之故土

劉贊善哀辭

并序

嘉慶十五年夏五月二十五日戊寅

文淵閣校理右春坊右贊善劉君卒烏虜哀哉先是仲春之

月省君疾於寢以哀辭誣諉予謂豫喪非禮生挽弗哀苟幸
後死當踐前諾庸詎知斯言之果驗乎大令旣没人琴遂亡
思曼云逝風流頓盡分屬中表情均友于不有所作何以申
意君諱種之字存子號植橋考諱星焯工部侍郎兄謹之禮
科給事中贈鴻臚寺卿弟理之議敘州同君其仲也門排畫
戟巷接青楊子政子駿代崇七畧之傳元將仲將人有雙珠
之譽君少習庭誥夙優天稟爰自羈貫卽工斧藻迨踰弱冠
彌曠壇坫旃蒙作噩之歲

高宗純皇帝四幸江浙

召試行在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揮豪視咎謝官燭之三條策足籥雲旉

天衢之千里玉壺貯冰遂兆清秩

試題爲玉壺冰賦

白門垂柳可染

素衣斯固利用於初枕抑亦有才之左券也明年第進士入翰林由庶吉士授編修甫登翻藥之階旋上然藜之閣書勘四部文追六朝鴻製偶出觀等顏高之弓雋言獨標徹比由基之札庾蘭成年非遲暮詞動江關王仲宣辨應機宜筆閣繇明可謂省掖之鳴鳳靡慙家世於雕龍矣巳亥

詔典山東鄉試丙午典廣西鄉試庚子

詔視山西學丙午試事竣卽視河南學皇華被路瓊尺在握主恩前後節已過於三持膺使馳驅星迺占夫四耀轍跡所至瑰琦畢臻齊州煙散織成雲錦之章桂海瀾深網盡珊瑚之樹大河條山之勝槩靈秀所鍾東苑西園之雅遊光塵未

欵得人斯盛奉職惟勤勞旣彰矣遇亦榮矣庚戌有山西歸
綏兵備道之

命以總理旗民蒙古事務向係滿缺停而未遣三晉爲鎖鑰
重地六察則紀綱大猷蓋衡鑒之任早契

宸衷而旬宣之寄並邀

簡在也是冬遷右春坊右贊善妙預清選進畱承華大用之
基興望攸屬而君體老氏止足之戒釋蒙莊逍遙之論好官
思之熟矣歸志因而浩然年五十三移疾返里靖節有徑松
鞠白娛李膺在吳導鱸足飽於是築館養春開池延月簾櫳
窈窕水木清華宗少文之遊覽未越戶庭謝安石之陶寫不
廢絲竹閒教小部演則紅妝勇習大乘皈惟白業素口能謳

詎礙香山之學佛柘枝倦舞幾同萊國之成顛戊辰之夏同
人多在里中爲銷暑之會時朱方伯勲方僑居郡城孫觀察
星衍適請假南下風管雲歌新聲遞奏郇庖何箸舊譜爭翻
炎忘六月之威飲逾十日之久過從之樂稱極盛焉旣而朋
舊晨星骨肉朝露君先喪妹端憂多暇馴致沈疴食旨雖甘珍錯
厭陳乎丈席見粒而嘔驚僮苦隔於重樓醫窮苗父之神禱
絕季成之術烏岸哀哉昔鴻臚麗牲之碑旣予銘石州同表
行之狀又僕綴詞堂荆蕞損匪形蕉萃之姿墓艸已荒重雪
在蘭之涕縱得久世徒增隕心然州同未及立年鴻臚不登
五裘竝權短折且鮮似續君福全歸田壽至杖國李氏門高
儼四括之齊躅花封續茂各百里以專城方諸鴈行洵爲鵠

時也已其辭曰

自臨濠兮遷晉陵世簿閣兮襲組纓君生兮岐嶷趾美兮父
兄神用清兮氣邁視掇科兮拾芥萃館閣兮一門播粉榆兮
嘉話鴻漸兮蓬山鷹揚兮木天胸五兵兮武庫目萬卷兮文
淵乘軺兮四發藉文章兮酬

特達防馬嶺兮臨晉睇象臺兮指粵中外兮交推

帝將試兮吏才俾揮巡兮中輟改翊贊兮攸宜佇升華兮日
下忽南望兮心寫旣戀戀兮懸車遶斤斤兮失馬煥館兮涼
軒選聲伎兮滿前全賦界兮五福恣徜徉兮二十年人謂君
兮樂難陳君亦念兮瞻六媼續待挾兮歲將宴火侯舉兮炊
糲晨養和平兮寡愠胡累世兮同疢豈啜餽兮莫視抑泉參

兮召豐

君先世多患噎隔症
形家謂墓兆不吉

景風扇兮凜若秋凋夏綠兮疑

霜稠披其帷兮人則悠悠昨華屋兮今山邱

洪節母哀辭

并序

乾隆四十一年冬十月二十六日洪節母蔣孺人卒春秋若干家失慈覆宗實憲師鄰姬停梭村女夜歎烏虜哀哉孺人夙慧天稟端操有蹤怡愉承親佔畢授弟父嶠我君异之有奇女之嘆年二十一歸楚珩先生先生之妣爲某王姑閭德斯諒聞于耄毖史稱潁川鍾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以古方今殆無殊已洪故素封慕義中落于歸之日蕭然窶貧翟公之門羅張馬卿之家壁立簪蒿而人曾不置意猶復整理手迹蘊習中饋白華在陵處子比絜春桃始葩季女无咎寢

門之內恩意孚焉無何夫子近游蒼黃疾作歸過梁谿殞於舟次孺人則臨波魄飛對食腸結冬夜夏日室遲百年之歸疾風歲寒生出九死之後汨羅首陽去人不遠彼猶貞臣此乃孱質謂非賢乎尊章垂矜遺孤繞泣不有存者誰尉地下廿餘年來彰明風烈光益家衛七喪舉而麥舟無功三女遣而練裳遞浣門基旣荷安而思危林宗方來爰撤雞黍之養元暉未宦已嚴魚鮓之誠豈唯推燥就濕實亦力隕心圯矣淑人不壽天道何言孺人之卒也子禮吉客浙東牽裾初辭戴星已晚子約骨立忍經不寤之風德饒徒跣況當方凝之雪卒哭之後衰麻乞言某慙無中壘之識敢詳大家之行哀盈于中辭不能出顧念一過而拜尙投其分矧三世之雅敢

闕其文哉辭曰

繫中閨之夙耀兮炳卉載而相承勸同心以貞固兮協分敬
亏咸恒舜華榮其易零兮寒燾翳而不改嗟生年之幾何兮
會河清之難待緬微華之未沫兮脩遺誠于工言紛箴管而
線纒兮馨佩悅以菹蘭自簡賢而來歸兮惟擇勤而務執陶
頰久而後勸兮鮑妻整而出汲雨蒸暑而庭泛兮風入冬而
隙號彼子伯之雖貴兮與孺仲乎孰高雲漫漫其異色兮日
黯黯其易匿悲大刀之旣折兮胡天喪乎我特梁谿涉其無
岸兮波澌澌以不污遵娥江之遺則兮將遙親且事夫哀良
人之永逝兮念小宗之繼嗣吾竄爲其所難兮緩須臾而無
死月窺檐而弄綠兮鵬集合而恠鳴萃幼男與嬌女兮和機

聲與韻聲數統如之五鼓兮愛餘明于四壁鄰申申其言子
公朕此聲之實偪長崔膺于外氏兮去子與于壠間迨成人
之有惠兮洵義方之孔躋墓有楛而成兆兮澗有蘩而成祭
服先姑之遺訓兮性能勞爲可繼誦清芬以昭來許兮式矩
履於章縫玩蒙豕曰養正兮始割月而斷葱求所慎于湛蘭
兮爰占功于翁羽審澹親而甘絕兮篤交慶乎仁祖卻投金
于承塵兮思損子之令名傷屋貧之易離兮迺負米之數行
曲江折而東下兮搯臂乍而心動失精感于萬里兮慘承權
于苴夢恐謝貞之不起兮吾猶及夫素冠庶持君曰厲俗兮
迴异息以同樂重升堂于它日兮誰更爲爾醢酒保晨葩之
莫黠兮願以報乎滂母

外姑金節母哀辭

并序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己卯外姑金節母朱太安人卒春秋六十有一烏虜哀哉太安人資三靈之至淳體四教而咸備爰自稚齡及于弱笄敦悅憲章動循矩則詠雪比類聞琴知聲繁絲旣嫺漿酒是讓練裳竹笥戴良之訓克遵棧石結荷鮑昭之書屢寄邦皆稱爲淑質人不聞于親言年十八歸外舅承德君恭承舅姑婉協娣姒嘻嗃不作和柔甚宜聞蠅夜起時誤雞鳴之聲挽鹿春返未輕龍具之泣箴管咸佩蘋蘩肅將咨于堂前成善事之佳嬪翼彼牖下美有齊之季女殆所謂攻苦食啖推燥就濕者歟歲唯在己命竟不辰災罹所天表深沒地于時孤猶在娠女甫離襍爨晷晷畫哭茫茫夜臺一

觸入手悲其半之長乘尺練隨身誓同穴之速殉威姑敦諭
勉以所難養彌疆進暫存未亡之年弧矢載縣幸綿小宗之
緒縗麻抱子櫛縱奉親陰鯛陽之推第詎示能賢王夫人之
拚錢惟期餘慶日居月諸候逾卅祀龜勉喪葬拮据昏嫁有
子德輿服官刑部春暉晝遲藹桑榆而彌麗白雲天遠握莖
蘭而自芬欣欣然有延年之徵焉有自

天之寵焉豈知入尾之蔗味難常甘卷施之草心已先碎沈
疴違作妖夢俄徵醫第三世之門丹失九轉之效烏虜哀哉
曩者太安人嘗誡子曰守節爲人庸行綽楔之典吾其毋預
德輿不忍湮沒請旌于

朝禮也夫苟厲貞素宜昭管彤矧承燠休縷悉淳懿服限從

輟之制言託述哀之文辭曰

在昔范史軼于固遷中圭之行特著于篇仁能獲壽義必有
甄既炳載籍寔殊后先猗歟宜人系自徽公宅溯由阿鄉遷
梧桐絮符玉綴芳竟蘭崇稟訓師氏希情女宗簡賢依德歸
我奉直杖履祇事帚箕虔職雍雍諧鳴溫溫常克云胡不弔
遽喪其特霜飛雹擊雨絕雲遙星耿曙後蘭疑夢想哀唯隕
心禮重稽顙誓辭白堊畢命元壤人亦有言難于撫存尊章
垂愍大義勸教當戶獲嗣康成抱孫以長以教斯勤斯恩荻
隋地畫刀新織痕義輪遞周貞木彌勁兒承義方叔受家枋
墓糝著華池冰泮凝禮終三喪好締兩姓勞圖可繼蒙貴養
正敬姜唯賢孟仇亦聖瞻首族鄰饋分里鄰火爭待舉衣或

需紉埋齒澤骨買楮斂身以此立惠均宜患貧農葩潔白朝
桐萃蕙平格邀貺康強香禱光膺

賜綺祥開護衣懷和遽畢景行疇依烏庠哀哉神衰雕顏力
耗竭血陽关于堂潛傷于室歷夏日兮冬夜遂斯人而斯疾
天蒼蒼而弗膺香杳杳而空蕪柳遐之吮章皇蔡順之歸倉
卒烏庠哀哉昔柔兆之相月兮睇靈匹于雙星洎敦牂之孟
冬兮徒漣思于苔青謝奇才于茂先兮乃無嫌于子衡悲永
逝之不返兮聊申情于所生歲時起居綢繆恩紀芑忘溫涼
意泆終始昨聞疾而奔問兮已沈綿于牀第氣苦結而徐續
兮言欲宣而輒止瞻遺容于總帷兮省遺札于素几嗟視母
之缺然兮母實視子猶子烏庠哀哉家傾慈蔭人實憲師婢

媼聲失宗媼淚滋林風不靜梅雨空霏夏氣慘其如秋兮忍
登堂于異時瀧岡鬱鬱其待表兮祭豐雖遂其奚爲烏虜哀
哉

誄

國子監生呂君誄

并序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國子監生呂君卒嗚呼哀哉在昔彥方
化于一鄉亦越亢宗薰而善良溫溫呂君篤行淳備訥然近
仁介然近義皇穹弗察耀委光收何以型俗其惟闢幽修于
林宗短于孝若悠悠素旗敢綴其畧迺作誄曰
伊君之先光於鈞涓揚聲唐宋奕葉鼎貴國山峯萃荆溪水
清自明中葉聿來郡城雲博波擊篤生宰輔佐佑

皇朝舟楫隸兩惟君懿淑託此高門靈瓜綿阡神芝結根詩
書禮讓岐嶷自幼襦墮于懷梨出諸衷齒髮遘閔纍然成孤
傷腎焦肺痛弗敢呼母兮猶存兒也忍死樂樂終喪未嘗見
齒木穿宜樹銳減收牀潦汎庭麥火竄鄰光陽遲游梁機早
入洛公卿延佇國士之目窟桂無馥幕蓮自芳薄言往游于
彼太行太行我我月黑風響人駉馬驚一落千丈緣葛附巖
勵而獲存始之終之弗負伯仁哀箠罷吹碎琴輟撫浮雲四
方敝屣一舉兩喪旣庀蕭然其身引老取荒家人忘貧貧則
可忘不遑將母饑來驅之朝出門走五松之下可以攀躋九
華如蓮可以眺竒蛟龍夜吟浪激過顛輟扉爲舟斷木爲槩
蕭蕭野鴈綏綏梁狐設糜起活營棺澤枯蘊經蓄綸觸埃蒙

露勞薪難炊窮鳥空賦昨眷家食重登客舫如何廣陵路隔
洪濤嗚呼哀哉舉世翁訛如醴之甘繫君之誼挂劬脫驂大
夫何人亦短宋玉繫君之守抽蒸指屋人亦有言五世其昌
云胡弗驗邈矣前光綜君之遭理或可久出魚之腹脫虎之
口遇慨前嗇報斬後豐蘭燒玉折邦人之恫奄奄山日烈烈
風樹無涯之戚亘此晨莫嗚呼哀哉

神誥

孝女陳孺人張氏神誥

孺人姓張氏諱昭容江南昭文縣人父彬諸生早世母陳苦
節受

旌孺人毓自清門習於慈訓秉質婉孌奉親怡愉宛然有成

人之度焉甫七歲父沒袁氏愍孫僅留遺腹中郎弱女能讀
傳書以敬順事所生以友愛撫同氣年十三字同里陳揆子
準筮昏有期戚姑溘逝洎乎免喪始克成禮時祖舅在堂康
強無恙春蒔秋鞠四時之卉遞榮馨餐絜膳永日之養唯謹
孺人故陳之自出母卽子準從姑也以祖舅命迎其母歸抑
搔罔缺仍同在室之依旨甘必精每代中厨之匱母久冰霜
性殊孤峻雖有婢媪鮮當意旨孺人則事必躬親責無旁貸
以是久相安焉祖舅考終喪祭如禮子準喜藏書籍孺人能
助嗜好架累艱侯之軸家成曹氏之倉芸籤縹囊充棟連屋
時還枕蓆莫不靜好駸駸乎與歸來堂相頡頏矣無何時忽
降癘戶咸遭虐母兮鞠我天不佑人陳孺人先病醫者云願

危孺人倉卒變生悲賦交集念斯疾不可遷移而陳孺人素著節行一旦卒於婚家大非母志莫知所措彌用自疚數日前嘗遣侍媪往錢唐進香是日值其生辰侵辰禱天俯首泣下及晚醫皆束手力更難施家有小樓平時禮佛因謂子準曰事亟矣我且求於佛前以香湯進之可乎乃隨一小婢去良久持一紅紙函至取淨水屏左右跪而煑之以進於母中夜母病益亟孺人亦病不能興及聞母卒力疾遽起趨扶靈牀伏地慟哭左右曳之還寢哭漸弗能出聲因而不語延醫診視則疹已內陷不可爲矣越一晝夜惟呼母二聲終無一言而沒子準啟其兩手有絳色綢纏其右臂刻肉一片傳以香灰血猶殷漬綢則進香時裏香以進者始恍然於前之香

湯乃割股所爲也烏虜感僅暫指尙萬里之可通慘同剝膚
必九死而後已可不謂之孝哉先是張氏之妻吞金以殉屈
生之妹哭兒而亡虞山尙湖之間仁里義門所萃孺人奄有
同心繼成鼎足少稟四德之懿長端百行之原廣寒路遠能
來是有前因兜率天高日歸肯迷舊處直欲後來居上豈非
德必有鄰乎子準述中謂痧疹之疾遍相傳染始自稚子至
於耆年按痧字書無之厥症有二一則與痘並稱常人所不
免一則感寒觸暑驟發而易痊非如瘟疫之起遍鄉城而兼
老少也常州於是症則謂之痲字書曰風熱病方書云痲是
氣虛乎少時未聞此症症之肇始不過三十餘年其發也多
因喉咽痺腫往往猝不及救以今觀之孺人母息併命殆吾

地所謂嶽歟孺人生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三月十日卒於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三月十二日春秋三十有八予也身雖
衰病志好剛揚樹立不朽胡脩短之足云芳華克彰縱禴翟
而曷貴厚歟既卜幽靈永栖廼稽前典爰作神誥并申之以
頌曰

猗歟孺人生長名族方其在母載震載夙瓊樓玉宇夢輒在
目時或異香空中散馥簡賢儷德作嬪於陳本以申表申之
昏姻太公有命俾迂厥親藉慰契淵長依夕晨胡天不仁降
災毒疇母纏膏育兒捐體膚曾未信宿追侍泉壚曹娥叔先
庶幾並驅四方俱瞻六姻咸悼誅言日積彤管有耀爰勒貞
珉來茲是詔穹壤爲昭孝乎唯孝

祭文

過德州連兒窩祭遠祖見瀾公文

惟公之德何用不臧唯公之澤奕世乃昌當公之生席厚履
康秉心塞淵賦志慨慷值歲大禋迺罄儲懍義形於色矜情
不張再傳而後簪紱輝煌司徒柱史業炳嚴廊明德之後於
今有慶在明神廟太倉賦額飛檄徵漕輓輸資力小民當之
毀巢破宅衆皆不前公獨于役月槩風檣弗違寢適舟次連
窩二豎搆厄骨肉遂遠山川間隔孑然長鬚侍公易簪存歿
遠觀何憂何感但語後舉他年此厘酌我一觴慰我魂魄國
爾忘家所死實獲憫予小子材庸器小緇維世德淵源難紹
憶昨入都輪蹄擾擾未奠椒漿拊袞有標痾厄黃楊志慙小

草椿庭告歸時當歲杪雪樹冰天重邱取道停橈獻醜慙焉
如擣於戲公之去吾垂二百歲昔我恭毅於斯致祭亦越在
今載綿五世木本水源呼吸一氣蒼蒼雲深渺渺波逝靈兮
徇律庶幾來蒞

過連兒窩再祭遠祖見瀾公文

泉何能醜芝胡能秀人亦有言明德之後西京石氏東國樊
門家餘善教里誦遺恩維公挺生是則是做宜乎克昌永食
其報繁予小子被潤思纍千鈞之重一髮之援憶在困敦扁
舟風雪歌些旁招傾觴遙醜自歸蓬華歲星一周今茲徂夏
再過重邱託鳩羞媒牽蘿愛補詎安故吾思忝厥祖嗟嗟不
寐明發之懷親心允摯子職猶乖以數以詩敢云其可或恃

淵源藉迴埒軻嗚呼族興如登族敝如崩五世之澤凜乎弗
勝耿耿夙心茫茫人海公其鑒之有如此水

過連兒窩三祭遠祖見瀾公文

公之逮予厥惟八世我之於公及此三祭或返自北或來自
南歲月如駛人何以堪昔困諸生今叨初命多病蹉跎仍不
克振言念祖澤式微式微數過時可挽回庶幾聊以慰親敢
云復始勉茲行計非得已寒月初上低雲在空公其昭格
醜酒臨風

祭楊太學文

脩鯤揚鱗靈鵬戢翼四溟或周六月或息維君之懿德表士
則匪寶於家洵華於國恂恂鄉黨孝友睦婣菑畚古訓綱紀

人倫賦方甘泉築擬平津謂列宜顯胡境斯屯弊精詩書錄
影寒暑頽頽千秋湛溺一舉歲旣在辰遇終舛午方叔和仲
傷哉自古君用幡然是殆有命濁醪適口素琴娛聽苟足於
吾於物何競饑來驅之貧也非病灌畦鬻蔬織紉緯蕭豈不
懷歸故人之招九疑春盡七澤秋遙爰題湘竹載賦場苗激
浦扁舟廬峯席地循循樂育矻矻講肄元和有志太平有記
鬱斯鴻篇寓彼小試賢不家食汗漫其蹤西瞻峩嶷北眺空
同積雪上古流雲太空素衣勿化緇塵敢蒙衰成倦遊晚遂
歸計邱園敦好魚菽供祭子能競爽賓亦免戲從容懷和奄
忽畢世嗚呼哀哉士衡入洛已非少時子美入蜀徒聞工詩
遺文可詠遺範可思緒則未竟澤方永施翩翩孤嗣勉勉深

造魏榮雙丁梁重兩到或才瀆紛或仕騰趨慶於家餘光自
他耀嗚呼哀哉溪水如帶山形似龍亦越五載迺成新封元
堂闕日孔樹號風靈兮蒞止式歆祭豐

代家君祭陳丈文

嗚呼生死之際昔人所傷況當親懿頻見摧戕哀惟已春妹
喪親赴何意今秋復聞君訃惟君之德秉心塞淵宜蒙厚澤
胡不假年城南華杜江東王謝門第高華君堪方駕西京萬
石東京太邱風規循謹君則與儔台衡之孫太史之子爾公
爾侯當復其始君處平貴而能不矜退懷恬淡進戒滿盈嗚
鐘之族列鼎之家席豐履厚樂宜有加君處乎富而能知足
食厭梁肥衣經幹濯萬鍾千駟於我浮雲君其庶幾古訓是

遵憤樂相忘詩書可飽君顧樂之若將終老堂闕綠野墅闌
平泉君效董子跡不窺園角韻聯吟分曹射覆君集朋簪一
見如舊胸無城府口抄雌黃君敦古處何用不減帽影鞭絲
征轅北走君入成均哀然舉首前光奕葉公望維殷君承門
蔭行荷

殊恩白雲在天滄波無際南望鄉關遽作歸計蘭陔春防萊
服晨趨但罄餐膳匪爲葺鱸大椿在庭八千爲歲君親捧觴
眉壽以介風飄落葉秋響寒蟬君敦伉儷從此慘顏苟令無
言潘郎哀逝憂能傷人何以久世熊羆不夢栝棗關神日月
易逝君逾四旬燕駿誰收和珍莫辨文章憎達君孤三戰敷
歷中外宗子承先

綸音在邇君斬一官凡此數端皆君分內造物忌之其又誰
憇茫茫泉路草草中年人生到此不可問天憶昨書來河魚
避厄壽必在仁福宜輔德謂當有喜胡竟勿瘳君明於醫藥
豈誤投鶴髮悲號令原惻楚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女傷乳獨
妾復伶仃舉幃長慟觀者愴情荼苦能甘河清難待哭妹哭
君曾未三載知君與妹長夜相從所悲存者斷感無窮重以
婚姻申之信義惟我與君情實舅弟霜天鴈咽海國雲空挈
舟往弔淚灑西風濁酒一尊生芻一束靈其鑒之辭不厭複
代家君祭陳侍讀文

嗚呼柱下星傾蓬山雲閣戚邨誰瞻士林增慘維公之望北
斗以南福真備五尊克兼三騏驥之姿棟梁之氣公作家寶

公成國器泥金帖裡淡墨榜中公年最少籥足雲虹平津射
策端明草制

帝曰象賢讀書中秘維時文簡耳目股肱門推王謝業許韋
平出入承明凡十餘載身列蓬瀛翁居鼎鼐雲搏水擊德及
慶鍾人爭艷羨公特謙沖愛日遲遲

恩波浩浩元老陳情

臨軒予告公方奉職

詔侍歸田都門祖帳觀者稱賢莊闕午橋堂開綠野蘭膳庭
前萊衣卸下公於此際樂在天倫遂盟息壤無意征輪從此
相羊幾更寒暑芸局思賢草堂有主東山絲竹北海賓朋書
還積架酒每盈尊一鑑春池千章夏木樹老於人花繁成谷

怡神竹素託興丹青黃荃沒骨徐熙寫生疏傳知幾溫公獨
樂公也從容或歌或琴詞垣筆故綸閣淵源酒酣耳熱時一
追言身其康強永錫眉壽再預瓊林科名前後諸公袞袞孰

事

仁皇公獨歸然爲魯靈光先輩典型中朝宗匠公卿造門禮
不敢抗

翠華南幸再駐名園嘉名肇錫是謂安瀾

奎藻親揮

璇題載煥進公一階以荅

宸眷八柱右族三戟名家以茲較彼誰陋誰華謂景蓋榆謂
境斯蔗人瑞允符天庥宜迓太微元蓋左右峯高公具濟勝

曾不爲勞珠樹頻摧孫枝未茁公笑于室神傷於室去年六月始抱微疴俄傳木壤遽歎鸞訛某夙忝葭莩再申昏媾分則居卑情還敦舊平泉春謝東海雲深几筵未叩耿耿於今爰薦瓣香載陳薄醴靈兮來歸其或歆此尙饗

公祭巡撫江蘇吳侍郎文

吳山如屏江水如帶霜於秋威日以冬愛南國之紀西州之思民方是怙天不憖遺懿我中丞稟精河嶽詩禮趨庭春秋折獄夙承家學逮事先公張于流譽陳郭追隆曲江花紅畫省雲白四覆兼諧三篋能釋國禰平憲吏無竄私用茲殊昇上契

主知旣置縣藜旋膺屏翰氣藹節樓春生陞岸政成期月借

斬一年入拜常伯爰貳都官雙旌戒塗萬姓臥轍名寫于碑
形圖于室秋鷹不鷲卿月自輝仁人論心法家論才在野在
朝或翔或止節慎四知忠純三已自公之去載歷星霜當食
必祝引領以望望公如歲加手于額指柱稱榮登堂頌栢民
誠旣至

帝謂潛孚碧幢紅旆重來治吳以之蕃宣以之綏撫效捷印
泥機神桴鼓煌煌財賦萃于東南公但絜已人知嚮廉行有
送迎頓有供帳公之下車廚無宿釀庭有積訟案有留辭公
之率屬各庀其司帶關通閩費雕闔繡謂民所築實公隱構
連橋接艦穀玉米珠謂民所耕實公預儲旱入而雨霖入而
霽豈惟感人誠格天地害馬長息亂羊弗生曾未逾時詎謠

大興民之秉彝匪阿所好飲貴知源受宣忘報何以報德願
公期頤天壽平格于傳有之命竟難誌年纔下壽食少事多
其何能久憶昨示疾上下惶然吏請減算民爭籲天福星墮
芒酸風逞厲詩歎云亡歌廢誰嗣謂公奄忽是藥誤投民實
不造醫又何尤罷市拊膺望靈羞奠以之相較古人再見
九重震悼四野崩摧以之相慰榮而且哀某等或辱舊知或
依化宇敢藉生芻用申悲慟嗚呼昔宦茲土今神此方靈旗
風雨庶格馨香尙饗

公祭鴻臚寺卿華公文

泰山其頽德星矢耀樹冷雞栖波寒鳳沼凡在冠紳莫不悽
悼敢臚生平以志則倣維公夙慧少絕躋攀看雲賦詩畧見

一斑書驚虛舟文契已山交爭折節師則抗顏爰貢成均遂
蒙

召試長楊賦爛紅藥句麗押分六曹草易五字然藜登閣射
策及第考書上上文行爭推將從東觀俾擢南司旋因績學
仰結

殊知官欣三遷榮極一時校藝畿闈乘軺歷下春風長養時
雨變化

六飛時巡三接畫暇頻承

顧問靡與方駕于以陳臬于以蕃宣弭節滇國開府龍番威
克定亂德洽于邊凡有設施次第行焉偶解華組便辭金筑
行李蕭然不攜眷屬

帝鑒其誠俾仍芸局文歸衡量職預講讀乃教胄子乃歷鴻
臣筵陪千叟

錫拜多珍陰添桃李幹老松筠傳經業富道德人尊旣介景
福聿昌厥後庭桂雙榮陔蘭競茂門雖冰清士則輻輳何圖
蒼穹奪我黃耆嗚呼哀哉某等或附寅恭或隨步武念此哲
人邈焉終古丹旄素車北風零雨敬酌椒漿神其勿吐

公祭故開化府知府遂寧張君文

嗚呼論餘慶者每艷稱清白吏之後而況其先爲當代之名
臣非恢擴夫令緒何以綿綿奕奕使門基之再振當先生之
生文端公適長銓部嘉名肇錫屬望孔殷及年甫弱冠已中
明經之選雖家世廕仕而終婁且貧念人子以祿仕爲重遂

無意科第急捧檄以養親初宰中州蘆革叢弊曾未期月歌
來暮者相聞旋以齟齬上官調簡人皆抱不平之歎先生則
循南陔詠西堂徜徉蒿洛一任夫天真既奉登州君之諱免
喪而起補館陶攝冠縣擢均州而移治於荆門方冠蓋旁午
也無私愧無妄干酌劑乎卑亢洎案牘紛積也坐堂皇勤剖
決鞅掌乎晨昏於是再書上考仰荷書屏之
眷以旬町爲極邊要地

簡循良以輯民

命下之日單車之任而寄八口於楚未幾因前事失出聖議
其夫子所謂觀過知仁滇池曉瘴點蒼夕氛久之得輒脚病
又久之始復流寓於漢濱於時空囊蕭然至饋鬻不繼旁觀

太息咸疑造物報施之未均幸故人開府武昌助裝歸蜀然
仍僦屋栖止曾不若靖節之松菊猶存無何兩子連翩鵲起
仲子入清華振文藻衆且比於相如子雲是廉吏之不可爲
而終可爲也亦奚慕夫朱丹其轂組紱其身十餘年來雖嬰
末疾而逍遙自得冀期頤之可臻胡龍蛇之合讖適太歲之
在辰初錫山稽文恭公善姑布術謂先生位不過四品壽不
及八旬豈定數之難挽抑天道之難論綜先生生平倫紀則
修交游則篤臨財則慷慨臨政則愷悌夫有一於此已足不
朽况兼是數善而醇乎其醇某等獲交哲嗣稔悉懿媿所惜
者老成凋謝所幸者明德之有達人水迢迢兮邾瀾山杳杳
兮峩岷爰因風而歌些嗟見星之載奔先生之靈當無不之

也庶幾凌白雲乘瀨氣而來歆此苾芬

同邑公祭故漕運總督管公文

烏岸天道宜論哲人長筵柱石云頽粉榆安仰公生世族少
奉慈儀榻穿仍坐麥流不知弱冠明經立年進士堂中視草
柱下修史官遲未調望久而尊文章華國桃李盈門游歷臺
垣深邀

馬過我身執憲乘驄清路皇華色耀卿月輝含遷階及九持
節逾三謁者理匭鴻臣司爵賦詩栢梁專對祕閣隱儲相望
兼佐大天

帝曰俞哉汝績懋焉出有平反入操衡鑒千頃波澄屑霄露
湛公受

簡在實始轉輸爰俾建牙統司引租昔漕何緩今漕何速條
教甫宣舊章克復或策單騎或駕輕舸躬親督率我獨賢勞
御弁以嚴於丁則卹百弊畢按七年如一當夫初政咸苦其
苛未更滄熱已徧謳歌

東巡展覲秋獮述職屢荷

溫綸賜之顏色黃披短後翠飾冠翎說作霖雨詵爲福星年
德轉升位業彌卓入與耆筵載膺

宸渥右麟左鳳跂予望之有識交慶不謀合辭同列齟齬再
罹吏議六月以息修塗忽躡去官若此抑又何嗟猶殷戀

闕忍便思家塵海掩關陋巷伏軫進思退思兩者俱盡敬謝
賓客從事丹鉛老而好學炳燭熒然紛紛綸經籍諳習掌故藏

之名山煥彼竹素方期晚境可以優游空營鞠徑遽赴蒿邱
憂竟能傷惠難臻吉身悟前因吟畱絕筆烏庠哀哉某等誼
附知交居連閭邨夙共周還今徒想像計歸丹旌言俟金風
先陳絮酒敬布哀悽

祭金少權文

烏庠自予與君爲親串別未嘗隔兩載今來都下忽忽九年
契闊之感時形寤寐方謂明春乞養可以泛舟湖中一罄積
抱豈意此九年者遂成終古耶乾隆丙戌七月予始至甥館
君年甫十七一見如舊相識嗣後數數至湖至必流連庚寅
夏予讀書桐華館中甲午冬君姊歸宦効于桐鄉此兩年聚
處最久庚子春君獻畫

行在蒙

恩賜紵及秋補官北上是冬予亦入都辛丑君掣刑部奉天
司子直內閣同寓保安寺街聚處又最久是冬復先後還里
壬寅君奉太宜人之諱余畱桐鄉數月癸卯冬余又入都明
年冬余遭先妣喪歸君自泲來唁丙午延課其子聚處又最
久餘亦歲必兩訪君至則君必移榻於外每夕深談然後寢
壬子八月子再入都君棹舟來送自常州至揚州乃別屢泣
不止君素不善哭心竊訝之今知永訣之幾已兆於此也君
本素封繼乃中落聞別後益貧終歲獨居西湖飲輒狂醉語
人曰吾非此夜不能睡初有書來猶作出山之想繼亦不復
言憂能傷人蓋其盡於心者深矣君生不及見贈君事太宜

人極孝謹終鮮兄弟故待姊尤篤表章先人潛德唯恐弗力
與友朋交謀則必忠往往舍己以徇故人無親疎皆翕然稱
道君素康彊後雖多病而思慮周密肆應曲當君面豐上銳
下初思不壽後得美髭髯相者遂以爲無患然則揆君之行
度君之才察君之精神體息皆可以致廕仕享遐福乃官僅
一稔齒亦纔逾五十浮湛鄉閭以至於死豈不悲哉君長子
礪一子弱冠猶未聘兩女旣嫁一女及笄未字此皆君所不
釋於中者予長君三歲比年困頓抑鬱境畧與君等幸而未
死者雖性質頑鈍亦以有老親在強自排遣故耳苟能仗君
之靈不卽填溝壑則自揣其力有可爲君經紀身後者所不
敢辭也九月廿二日陳生補笙書來云君以八月初四日卒

中風寒遂至不起廿九日舍弟攜之書來又云君以初五日歸道山豈初四日遘疾至初五日遽爾厭世也君葬未知何時所蓄書畫聞半爲償逋售去其存者君之子當能體君意藏葬勿失予明年歸計已決君或未葬則尙可憑棺一動其或已就窀穸則當哭君于墓而千萬欲言則不能與君共剖矣豈不悲哉聞君耗連日作惡肝病時發欲述哀悰握管不成一字今稍稍追敘生平拉雜書之以當手札屬君之子然之靈次君而有知其鑿此也

祭沈母石太宜人文

烏庠膏沃則光木貞自壽善必餘慶勞能有後寸草雖榮百年胡豨愛景沈春慈雲黯晝維太宜人系從萬石始顯武功

繼傳隱德鶴市移家鴛湖卜宅作嬪贈公寶殫內職贈公孤
露育於外家砥礪名節屏謝聲華宜人佐之清整不譁雖
鳴鳩粢粢晨葩學者治生孝子養志出腹十人勞心半世刀
尺頻催酒漿是議已裳則練已飯則糲殖虛一椀贍及六媼
或哀其境或重其人周恒視急因不失親竈妾漁婢嘖嘖稱
仁恩斯勤斯教必以法截肉求方和丸助乏寒月入窗殘燈
耿榻宵杵無停鄰鐘相答師資所在禮意尤隆一衣之授一
粢之供局滯屬否必潔必豐用成國器日起有功隨遇可安
遭家中落推燥就濕羹藜茹菹人所愀然處之自若萊婦鴻
妻禮鍾法郝乃慰夫子乃勵諸郎老猶相敬貧亦何傷舉案
爾室負米殊鄉莫違德音兼有義方迨稱未亡已逾七喪喪

祭盡誠歲時銜恤血氣漸衰神明不失儉謝肥甘病辭葠木
三珠爭茂一樹先榮抄書麟士奏表初明薄游京洛傾動公
卿遂司

綸綽遂典銓衡志獲顯親情陳將母朝入鶴廳暮瞻馬首都
門祖帳籍甚人口詎戀尊鱸匪輕組綬白駒之巷小築幽栖
地量十笏堂繞雙溪秋菡可采春酒常攜歌廣棣鄂舞集萊
衣身其康彊永錫難老母儀彌尊人瑞聿表行樂扶鳩含飴
進棗仙擬地行福真天保九旬有四轉瞬期頤謂逢

國慶疊荷

恩施何圖不祿遽賈女師金彤慧圃綠慘桐枝某等誼附通
門分居猶子惡耗初聞驚心不已未駕素車敢昭彤史哀些

遙陳靈兮莅止

哭添丁文

烏虜添丁汝竟舍我而去矣汝生在去年二月二十六日以
年日之干皆丁故小字同玉川子命名其生如達母甚愛之
余亦有詩志喜稍長眉目如畫嘗獨嬉戲不聞啼哭既晬能
識柱帖春有福吉祥五字歷指不譌執書便作啞啞聲人抱
之就案則以手染唾作畫字狀每晨醒呼爹孃不絕指壁間
所懸壽星像輒呼爺爺指所抱小兒笑而自呼曰添丁爺爺
者祖也有食能讓其兄人予以物必告其母見母責其兄若
婢則呼孃若爲乞憐余自外歸必迎門歡叫或先見余衣襖
卽亦呼爹嘗展余所寫真汝兄不能辨汝能識之其靈慧如

此星家及相者皆云當貴且命造相生易於鞠養汝兄生汝祖爲製新衣今則率以敝衣衣汝余固貧亦欲爲汝惜福故也今年春行種痘法爲庸醫所誤幾危改延宅醫診治乃陸續出痘以爲無慮至十月七日余邊直歸忽聞復發痘症心竊憂之乃又誤於庸醫用藥服寒涼之劑毒都內陷至十四日氣出如縷投以人獲鹿茸則已無及十五日平旦奄然遽絕距初生歷六百有二旬耳將死前一刻撫之猶以手握余傷已夫以理推之則汝之天性若此以數推之則術家之言如彼宜無死法而卒皆不驗何哉余自壬子重來都下七年中事事拂逆凡人世可忻可慕者概不措念獨汝頗散人意每當忙條時對汝輒稍慰謂異日富貴卽不敢冀讀書或可

望有成且旦晚乞養南歸可博老親含飴之樂乃造物不惟
靳之而又奪之如是之速何其酷也今於盆兒衎衎僦屋權
停汝樽明年當送汝歸擇先壠左近地埋汝汝性嗜魚遇掃
墓時當以魚羹一椀飯一盂置汝前余之所盡心於汝者如
是而已自汝亡後汝母殷憂成疾余亦方寸如擣忽忽若有
所失夜間就枕少睡輒醒欲求一夢不可得汝雖二齡善有
不忍沒者聊書所憶以志余哀并以告汝汝其知也耶

告文

告關大帝文

竊以扶搖九萬小鳥妄謂能搏溟渤三千凡鱗亦將力泝願
維陋劣徒切傍徨矧登科爲臣道始基而闕門尤王朝重典

豈容躁競以俟命爲無庸惟泯伎求或進身之有自伏念關
聖尊神忠義綱維文章主宰聲流竹帛羣生悉荷嶢嶮義炳
春秋下士久歸陰陽視品類之攸別爰彰瘡之立徵懷玉一
介書生廿年微命夙承世德每虞貽玷箕裘幸列士林尙媿
隨行蔬餼雖少年不幸儒言嘗首警乎速成而大器難期子
職空先酬夫仰事而況溯奏賦之家聲歲週甲子述臚傳之
盛軌載隔孫曾慨緒業之漸凋冀氣機之將運迺一踏省門
再投京國秋之爲氣徒增搖落之悲海則稱人時思素緇之
化泡影空花旣迷選佛于何地石脂金液尙希換骨之有方
自知菲薄敢望青雲長此浮沉何難白首與其視息覘顏干
瀆於當路孰若披丹瀝素控告夫明神緣木求魚期免後災

之戒覆蕉失鹿畧同說夢之痴苟悖斯言定膺神譴伏唯昭
察卽示先幾懷玉不勝激切惶恐之至謹告

于忠肅公祠祈夢文

粵惟勝國首崇社稷之勲凡此下民咸重馨香之報神以久
而彌烈誠苟矢而必知而況龍飛南內讀史傷異代之心馬
過西冷瞻墓下孤忠之淚曠世而感旣在平生瀝素以通詎
辭覲縷竊念懷玉身長清門心詣大義每虞忝祖未敢因人
然而科名不繼茫茫者六十五年日月其除忽忽者二十七
歲走同牛馬迹逐萍蓬旣莫憫於二人恒自傷于中夜亦知
譽過夙深味於反身以省所冀神靈先覺與其潔已而來顯
已窮通詔諸寤寐嗟乎得失榮枯總浮生而皆夢吉凶脩悖

庶積迷之知還謹佈腹心伏惟鑒察

吳山告先恭毅公祠堂文

祠以先祖副使君配庚子六月廿八日乙亥作

維公撫湖澤布德宣維公去湖截銜雷鞭化浹二祀聲施百年錢江同溢金地深鑄行臺著頓惠愛緝編奉嘗民永凜節家傳懿我顯祖輝煌後先生符憩稅歿配几筵石祠樂社松梢蕙楊日問謠出燎原執延公堂及主靈光巋然謂非精爽胡以格天懷玉幸承明德深思積誓膺慚初命飲重知源敢忘昭告敬備牲牲神其聽之鑒此惓惓

青州祠堂告高叔祖編修君文

嗚呼維文與表祀蜀及閩緬公之德於古爲鄰昔者視學實叢弊藪公稟家規不易厥守三載勞勤竟卒於官聲吞寮案

漢酒孤寒海岱維青公所駐節祠宇聿修烝嘗永設公起邑
宰出入承明至今嘖嘖稽古之榮小子無似亦直薇省迺逐
風塵乃羈箠領遐雖不同同官此地事垂百年人閱五世五
世之澤凜乎弗勝願矢清白靈其式憑

青州學使君祠戊祭祝文

公昔觀學二東持節化雨隨時壺冰比潔三載考績以勞卒
官士林遺愛終不可誼維此青人食德思報旣建公祠復肖
公貌春芹秋藻籩豆是崇神其有靈長傍贊宮尙饗

新建副使府君家祠祝文

代家君

維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十一月癸未朔越十九日辛丑
男某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儀告於

皇清詔授中憲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運鹽使司兼管浙江清
軍驛傳水利副使道顯考廣西府君之神位曰公之于官廉
惠恪勤敏歷郡縣至于擢巡晚理鹽筴遺愛在人公之于家
孝友睦嫺仔肩前業佑啟後昆投艱遺大以終厥身緬公存
日尤嚴祀禮不有寧宇神何以臻奕奕新構先祠是鄰生也
繫思沒焉安神閔予小子冰淵夕听昔思毀室今慙荷薪蹉
跎卅年情事始申匪緩而待蓋亦有因明柔旣列旨酒斯陳
神其陟降歆此苾芬

副使府君春秋戊祭祝文

維公之仕愛遺澤畱迨施於家家政具修業光承啟報在春
秋先祠左右神所遨遊牲牢孔碩酒醴思柔以享以祀降福

永休

節烈祠春秋祝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致祭於闔郡節烈列女之靈曰維靈生有
端操秉茲正氣之死靡它臨危弗避非殉君親卽因仇儷取
義成仁致命遂志

國重旌門里崇祀事蒞藻所羞豆筵是備千載一堂同心異
地左旋右旆庶幾來莅

告亡妻金孺人引柩歸里文

亡妻金孺人以乾隆甲午十月十三日癸巳歿于桐鄉十二
月十一日庚寅不杖期夫懷玉引柩歸里持絮酒一尊紙錢
一陌呼而告之曰嗚呼傷哉天道難諶人生多故自子之亡

而予孰助茫茫死生忽忽朝暮魂豈能招夢何曾遇爲怨誰
勝積哀末想今者少室敢辭縷布歲蹙閭茂子始于歸含章
允吉德音莫違垂簾暖日敞閣澄暉泠泠朝瑟軋軋宵機絮
餐馨膳簪蒿杖藜上堂婉嫕傍鄰柔怡舅曰佳婦姑曰可兒
惟椒有頌繁雪堪詩青春能駐白首相期此一境也夔哉渺
兮少好壯游心輕短別漂泊風塵相羊巖穴乞恥齊人詞賡
楚屈病或濱危名悲屢蹶人遠音疎目斷心結霧鎖疑眉蓬
飛似髮尉我窮途勗我先烈蓄旨禦冬補蘿避雪牛衣不憎
鴻案敢褻蕙枝信芳珠光竟歇穉女何知慈親多疾尊幼情
牽晨昏力竭此一境也忍思忍述德云獲報和云致祥胡室
忍爾獨觀其殃不日不月匪居匪康神消榮衛孽入膏肓亦

資稜木迺歷星霜昨當露白我趁槐黃猶能彊飯起理殘妝
旋駕桂楫言返桐鄉余當落甲爾已扶牀巫咸寡術醫緩無
方晤譚款款涕泗浪浪身悲異室心戀高堂一旬牛女千歲
參商視歿猶及歸殯不遑雲往雨絕紅殘翠戕此一境也何
辜彼蒼永訣以來爲時曾幾孤月再盈悲風四起容已難追
音猶在耳長簾空陳瓊牕慵啟衣緘縷金塵暗綠綺望廬酸
吟入室停趾雛鳥辭林鯨魚失水二老垂矜六親揮涕一棺
戢身萬事都已生以勞吾死以息爾後不可知今已若此此
一境也生何如死嗚呼傷哉爐灰終熱燭淚難乾他生未卜
此恨誠綿唯君有母敢問寒暄唯君有弟肯軼金蘭女雖孱
弱君勿縈牽壻求佳士字待笄年以長以教吾能節宣吾鄉

東郭丙舍三椽先靈所託俾君楚安詎稽時日定卜塋阡吳
江天遠溯水冬寒願言厲揭毋怯艱難素車旣駕丹旄初翻
來猶攜手去則憑棺呼君知否摧我心肝嗚呼傷哉

告亡妻金孺人除服文

嗚呼傷哉去年今日與汝在桐鄉永訣之期也死生契闊歲
既周矣每存想音容恍惚若失以爲旣難接之且晝庶幾寤
寐見之乃終歲以來入於夢者纔二三次而都不甚了了豈
幽明道殊扣緣斷者不能復續耶憶病中嘗語余死而有知
魂魄當隨君返信斯言也則宜朝夕此室胡并夢而亦斬之
耶汝又語余本願佐君少殫嬾職今遽舍去誠厚負君其他
傷心之言不能盡述由今思之其孰負哉別離憂患未盡伉

儼歎浮沉蹭蹬未尉室家望生前者既如彼矣判隔以來良時佳節靜晝閒宵棖觸舊境或遣以詩詞或付之悼歎未嘗不輓轆方寸而雜以他事輒忽焉置之是意之在汝者十之三四而未在汝者十之五六也禮所以伸情雖思矯流俗獨行已是然屈於所尊牽於世故方之古人哭泣之節衰經之制曾無毫髮得似卜葬之壤現有數處方冬草衰正可徧往相擇卽遠之期當不甚久然已蹉跎至今身後又如此矣汝負余余負汝哉嗚呼夫嬾脾合義期偕老故古者妻死則有三年之文今禮制放失蓋不可論然猶藉持區區之服維繫人心過此以往非區區者亦除之矣常俗大祥除靈明年此日則在室之女亦從而禫而今之所爲日進一節者且將不

復舉矣汝素明決設余先汝且死汝之處之其當何若而余則竟止於是以前一年報一生猶不克盡汝負余余負汝哉汝之所極不忘者堂前刻下耳汝而朝夕於此兩親以下汝宜知之若外姑及汝弟亦各無恙前月余過桐鄉旬餘而返汝其知也耶日月易逝悲思何極聊然此紙以當家書其果能達于汝前否也嗚呼傷哉

告亡繼妻張孺人除服文

於庫傷哉與汝之別曾幾何時聞汝之訃今又一期自汝病侵載離寒暑訣不憑棺微名誤汝方行汝服余卽謀歸豈期中阻禍罰相隨望室有苦塵牀有簟此何境邪我丁其慘舉家雪涕前息摧肝生常易視歿乃知難聞汝初喪母哭之慟

謂已桑榆偏汝之送哀哀吾母棄養終天吾不如汝先侍重
泉余客京華汝勤書問胡以年餘一夢之斬狀汝積行拾汝
殘詩營齋營奠曾否知之雜記有云服其除服辭短意長茫
茫一哭

焚黃告先妣葉宜人文

懷主仰荷慈訓迄於成立迨膺

錫命已失音容罔極之痛曷其有極茲以乞假歸省得返里
門敬展松楸恭宣

綸綍旣悲養薄復媿祭豐追念劬勞未深慕戀謹告

焚黃告亡妻金張兩宜人文

奠者改元頒慶已曾仰被

襲封旋膺再命得從大夫之後唯兩亡室錫號有加今暫歸
里中遂展瑩次載陳奠醑用慰爾靈敢云顯榮彌增慨悼

青詞

先妣大祥禮斗青詞

伏以帝車中運遙臨制於四鄉天極常居默紀綱乎萬類光
遠而幽微必燭處高而觀聽則卑凡攄螿悃盡荷垂矜敢恃
烏私仰祈昭鑒切念亡母葉氏早修相德繼著慈儀自微生
墮地以來皆聖善關心之境顧我復我愛何止於三年恩斯
勤斯瘁實深於中歲遐而未嘗安寢唯疾之憂訓則首在讀
書養蒙以正幸能成立幾費劬勞乃甫膺初命冀慰倚闈之
思而再試春官竟其絕裾之痛冥頑成性曾益臂之弗知扶

服還家徒擊心而莫逮不如速死無以爲人念乾蔭之在堂
從聖廬而偷息音容漸杳春暉難照卷施日月其除新火屢
更鑽燧屬撒筵之逾月值聞訃之再期不肖者仰而企雖援
琴敢忘餘哀罔極者胡以酬庶望斗或通誠顛髮糾同志恭
集家庭啟建道場修崇懺法於十一月初六日舒壇爲始初
九日良宵告圓展梵天之寶笈諷高上之真經七日致齋一
心皈命伏願金光普照法樹均滋迴斡陰陽綜齊凡聖以尋
聲赴感之願證生天成佛之因絳節續紛紫宮誅蕩小人
母在生存向奉元關大造無私惟善信則登仙錄曰司命曰
司中曰司祿敷天敢外嘒嚳無上道無上經無上師浩劫永
期解脫

疏

先宜人七十明忌追薦疏

伏以昊天罔極四恩首重所生我佛等慈六道原無岐視凡
明發有懷之地皆慧光普照之中敢恃烏私仰皈象教切念
亡母葉氏夙嫻陰禮早著端操貴而克儉有曷澣曷否之風
繼在能勞服匪居匪康之訓當牖絜采繫之奠闔門無踰闕
之言持家法度爲九族所師鬻子恩勤豈百身可報裁逾下
壽遽痛終天寒暑剝那音容邈矣茲者月維逢朔斗欲指辰
溯佩巾之初設正滿七旬嗟燧火之頻鑽將及八稔爰糾緇
侶啓建華壇禮淨土之靈薦施無遮之法食伏願慈航廣渡
法澍均滋以尋聲赴感之因證成佛生天之果嗚呼碧桃方

盛已非獻壽之花春草雖榮空切報暉之願河沙無量祇樹
由旬超億劫身惟三寶力

天竺寺郡人禱雨疏

竊維歲有歉豐難盡酬于人願神能昭假冀少挽夫天心不
辭冒昧之讐敢效吁嗟而乞乃者三時不雨因而六月屯膏
徒望霓之羣殷竟占星之罔驗桔槔雖巧力同縻綆以難施
襁袂長閒地統籌車而絕望未插蒔者田居八九有蓋藏者
室匙二三氣滌山川心驚桂玉市物翔貴井養將窮恐青黃
不接無俟冬春直水火之難反如菽粟索鬼神於壇墀靡祀
弗宗數嘆旱於枌榆有生未睹非丹誠之其瀝曷元貺之覃
敷伏念某等幸生樂土偶值偏災禱逾三日莫通廣微之神

明澍滿四郊空冀文昌之禴解冠紳致咎黎赤何辜忍視邦
人遽爲溝瘠用是啟建道場再申虔籲十有八日爲始二十
二日告圓伏望慈雲廣覆靈澤滂流魚噉先應遂看鶴鶴之
飛龜坼潛滋允協蝦蟆之請掃蘊隆于俄頃汜布濩于崇朝
三年耕而一年食推之天下者築徐待於周官下尺澤而上
尺生慰此目前者效且徵於筮子

子 昶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二十

文後序

收庵趙先生既有風淫之疾歸自關中以所爲文若十卷屬
余排纂類次且曰吾乏於才故不能汪洋恣縱以震耀世之
耳目而謹於律故頗不失矩度以斯合乎古是吾之所自審
子爲吾序之毋揭揭於文言其過可也蓋先生爲恭毅公元
孫五世以來竝厯通顯年二十餘以詩文翰墨布人口與郡
中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諸君有七子之日一時交遊之
盛殆徧東南旣而讀書吳郡穹窿山中續累代之業修經世
之務將推而行之以爲用於天下而聲望蜚翔不脛而走詩
曰鶴鳴于瓦臯聲聞于天自然之效也然而頃之同輩之士
或列翰林入叅侍從或佐卿曹出居方面其次亦爲州縣令

皆有以自達先生乃獨以乾隆庚子

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凡二十餘年始出爲同知青州雖兩
權府事皆不久卽去旋遭比部君憂歸里未及有所建白其
所素抱遂鬱而不宣今復嬰末疾不復用于世將僅以文章
傳豈其本志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學也學不行而志存
焉可矣其所謂志者正己而勿求於人則無怨非謂其怨人
也怨己焉耳己且弗怨而況于人乎況于天乎蓋榮辱富貴
之權雖懸于天而已實制之時而嫉妬已則不然則見謂孤
癖而嫉之時而峻法已則不然則見謂迂闊而嫉之時而釋
老已則不然則見謂尙異而嫉之此皆治其在己以矯拂乎
世俗者也旣矯拂乎世俗雖有天下之才尙安用之故雖阨

窮而不憫老死而不悔不爲回邪曲從以求理其志卽古之君子皆是也先生當乾隆季年困於當路當路之人以其名高屢欲收之而不肯願以爲行已有方若苟幸以徼一時之榮則後世將有不得辭其辱者徒天關而不伸齟齬而難安卽終身無成唯勿之有悔焉耳故休沐之暇獨與二三友生飲酒歌嘯畧爾自娛而已及當路見法韓城欲以侍讀擬陪又爲機庭所沮而後乃以久次注外其操可知矣今讀其文澹然有自得之致後之學者知其人論其世其必有感發以興思所以自樹者將不在斯文乎小子何敢頌焉今旣卒業遂述其後云嘉慶二十年吳江後學吳育